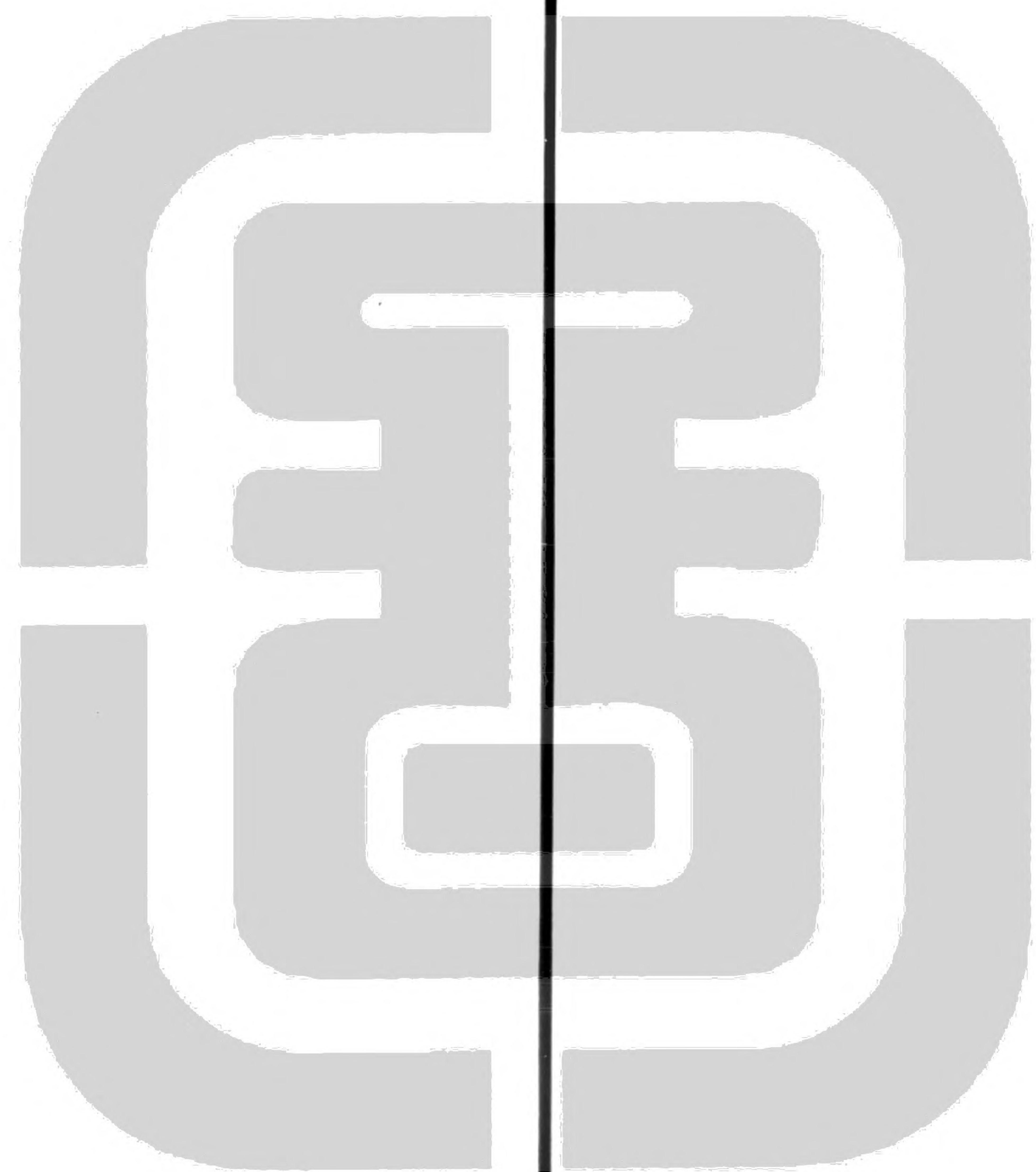


百城集

廿二之

廿五



百城集卷第二十一目錄

論

寶鐸醒迷論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寶鐸醒迷論二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寶鐸醒迷論三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寶鐸醒迷論四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寶鑑類教卷四
寶鑑類教卷三
寶鑑類教卷二
寶鑑類教卷一
百城集卷二十一

百城集卷第二十一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論

寶鐸醒迷論

末法比丘鬪諍堅固法滅因之佛所記也朕未有人
我糾纏狂肆妄悖如今之僧徒者更張往籍欺罔聖
賢曲黨戶門以求尊勝甚至恩重大而莫知義傷殘
而弗恤於乎哀哉法門亂階日生吾道危亾立見有
志之士將何砥柱一障其狂瀾哉唯是秉公持正置
諸論說以昭告天下後世使不爲狂悖者所眩惑斯

已耳夫洞上之宗六傳至太陽玄已斷絕無嗣矣由
臨濟七世孫浮山遠者過太陽與玄語甚相契玄以
皮履直裰示之遠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
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玄遂以付遠且授偈曰
楊廣山并艸憑君待價焯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霧根
後遠居浮山夢得俊鷹畜之屆旦而投子青至遠以
爲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因緣經三載
一日遠問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青擬對遠掩其口
青了狀開悟遂禮拜遠曰汝妙悟玄機邪青曰設有
也須吐卻自此遠時出洞上宗旨示之青悉妙契遠

遂付以太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
畱此間青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青曰
威音并一箭射透兩重山如何是相傳底事曰全因
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故洞宗至投子始蕃衍而盈升
宣著而盛大今之闡化而唱新豐曲者皆投子後也
濟宗之有大造于瞽洞如此不思疇恩報德已非人
類况變亂舊章以破壞其先宗此則梟獍同凶反鴉
羊之弗若矣於乎哀哉似此僧倫不審天何以覆之
地何以載之日月星辰何以照燭之風雷雨露春花
秋實何以生息而滋培之夫達磨西來所傳其師般

若多羅之讖載在禪典已經千有餘歲聖君賢相高士名緇不知幾更參閱敢有疵議其間且所記法運隆替皆千萬季以後事事屬已過莫不昭昭應驗若合符節乃洞宗之後忌南嶽馬祖有讖恨青原石頭之不預也一旦辨之爲訛而皆去其籍焉則何異人間高門巨姓之家岐分兩支中葉以後其一絕祀其一曾受朝堂寵錫多諸嗣胤因舉一人似續之傳至數代忽有強橫者出焉淡恥承祧門祚不及本生之家遂將本生之祖華表神祠金章鍊券悉皆破壞化爲烏有抑天下詩禮之家于斯人將許之乎否邪今洞宗某某亦知青原爲承祧之家南嶽實本生之祖乎于本生之祖興破壞之心無論馬祖百丈黃檗臨濟以至汾陽昭浮山遠諸師懷怨恫卽汝祖投子青使同木石無知則已苟或其心目猶人寧不悔爲嗣續而生不肖兒孫致有家門之禍哉如此則爲是舉者不唯蒙天下顯戮亦不容于冥冥中之投子青矣何以有覲面目而稱投子後邪於乎哀哉法門亂階日生吾道危亾立見予傷殘喘猶存奈何眎同鄉鄰之鬪不一解救之故著茲論以俟天下後世公評焉

寶鐸醒迷論二

百城集 卷二十一
今夫傳聯廣續普五籍爲禪門記載之書其行于世也久矣大川濟公病其卷帙浩繁語多重複束而爲五燈會元焉上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下逮二五分燈千七公案極其廣備詳允流通震且幾充寰宇其爲四衆下金剛種子豈可以數計之哉從是以來五百季禪門日衰五宗之統且絕其三雖濟洞尚存亦非菴此家風矣故自洞宗入主少林爲諸學者提持不過四家評唱而已以絹帕爲付授多用金買覺濟宗彼善于此則有之狀煢絕老人所付三百衆額定三轉語從上泐式固如斯邪唯笑岳見關子嶺往還

叩擊庶有先德體裁耳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至允熹間特出壽昌顯聖洎我先師密老人罄山修泐叔闡化江西吳越而後禪宗再睹漢官威儀厥功之懋當與逢磨西來正等管紫柏可公長恨元明以來傳燈不修不知元末明初尚有一二可采至若少林帕子之傳煢絕三轉泐語不修可也唯謬妄之徒強欲修之斯可恨耳蓋所載家世歷來機緣多由私自撰出一皆子虛大人烏有先生者也不畏天地鬼神徒張門頭戶口所以作備之夫卒招短促之報天監不遠焉得蒙昧而欺罔之哉菴車旣覆後車當戒奈何復

循其敗轍止爲馬駒一讖遂欲舉卉百卷之書更翻
重刺當此民窮財盡物力衰耗之秋無藉僧徒動連
阡陌一切身衣口食居處屋宅罔不仰給檀膏信脂
彼檀信之所竭力以供奉乎我者皆其父母妻子口
中之餐也復重以千金資斧爲一己營私而累及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孟軻氏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
爲急在今法門當務孰急於對道德敦仁義厲方來
以實踐扇學者以淳風哉舍此不務唯皇皇爲青原
論後先而爭位次忌馬祖膺縣讖而辯有無假考驗
之精詳誇見聞之博洽朕則汝宗自少室帕傳語盡
囂虛何以于人則吹索垢癥于己則包藏瑕疵而眞
贗不分哉嗟嗟祖龍肆虐萬籙烟消卒不能使五經
孔孟之書隨祝融以俱化蓋秉道德仁義以木鐸乎
斯民者也使咸如近世燈錄管無而今有生嘿而歎
譚因緣多增設法語非舊聞豈直難逃秦火將恐欺
天罔人之罪終罹覆宗絕祀之災何福于先抑何裨
于後哉朕則如何而可存其世系不列章次斯無過
耳

寶鐸醒迷論三

夫讖緯之說正人君子所不挂齒者以其作自艸

慮生奸雄僥倖心耳至若金甌缺全寶曆修短卽古
帝王亦有問及之者如玄宗以國祚問一行一行對
曰陛下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明太祖亦問劉基基
對曰陛下萬子萬孫復書順字奏之豈皆不屑挂齒
者邪况智通三際明徹十虛之佛若祖乎故佛授諸
大弟子記授五百聲聞記授千二百阿羅漢記授學
無學人記皆未來塵沙劫後事也罔不歷歷指陳如
對目苒焉其授大迦葉記曰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
未來世當得奉覲三萬億佛供養恭敬尊重贊歎廣
宣諸佛無量大法于最後身得成爲佛名曰光明如

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
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
小劫正法在世二十小劫像法亦在二十小劫國界
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荆棘便利不淨其土平正無有
高下阡坎堆阜瑠璃爲地寶剎行列黃金爲繩以界
道側散諸寶華周徧清淨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
聞衆亦復如是無有魔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正法
當知般若多羅縣識以授馬祖之記亦若是焉耳如
動口言及未來卽以識緯小果目之則佛不應宣說
賢劫與星宿劫千佛抑末世比丘從何得聞而敬禮

之哉卽西天二十八祖中預佛記者亦不一而足如
咎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
難言此林名優畱茶吾滅度後一百季有比丘商邨
和修于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
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
佛教龍因施地以建梵宮又五祖提多迦尊者至中
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
瞻禮謂尊者曰咎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
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
經六劫彼阿私陀仙人復授我記汝卻後六劫當遇

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
解脫尊者卽度出家以正法眼藏付之又六祖彌遮
迦語婆須密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咎遊北印度語
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季有婆須密而于禪
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婆須密乃作禮曰
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汝于
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
與披鬚付以大法又十二祖馬鳴大士承富那夜奢
尊者開導豁朕省悟作禮求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
咎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

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
鳴因號馬鳴如來記云吾滅度六百季當有賢者馬
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鬘吾傳化今正
是昔又十五祖迦那提婆爲梵摩淨德長者明對耳
因緣舍次子羅睺羅多隨祖出家祖曰咎如來記此
子當第五百季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夙因又二
十一祖婆修盤頭行化至邾提國王名常自在問祖
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
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爲誰祖曰佛記第二五
百季有二神力大士出家鬘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

是一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舍
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又二十六祖
不如密多與堅固王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于
奔祖曰汝憶往事否童子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
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咎
因祖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
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以上
諸祖或膺諸佛及往聖遙記亦旣庶且多矣何以無
譌卽二祖旣授僧璨大師衣法復語璨曰汝當處淡
山未可行化將有國難璨曰師旣預知願垂示誨祖

曰非吾知也斯乃逢磨傳般若多羅縣記云心中雖
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季代正在于汝汝當諦思葑言
勿罹世難使西天無識傳來何以可祖爲璨祖言之
如此其鑿鑿也後周武滅教璨往來太湖縣司空山
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者用以避之非多羅縣
識在答則璨祖豈不殆哉又六祖受黃梅衣法後啓
曰法則旣受衣付何人曰答逢磨初至人未之信故
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旣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
復傳也汝當遠隱俟昔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縣
絲也祖曰當隱何所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豈非懷

集四會之間可淡隱故識以示祖乎及祖將示寂門
人問祖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季有人來取
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
爲官門人憶念師記先以鍤葉固護師頸至期果中
夜聞塙中如拽鍤索聲衆驚起見一孝子走出眎師
頸有傷具以賊事聞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切
加擒捉捕得賊人果名張淨滿狀則于此何不置辯
云祖師蘊空無我焉有患難干懷兼愛一己枯之首
哉獨于逢磨傳來記識遂強生節目辯以爲訛邪豈
非心行使狀以佛法中人存心如此則其居恆發言

吐氣彼天龍神鬼有不睹其口生烟燄吾不信矣卽其凡例自云一同出一師之門後先紀名自有倫敘旣未可以弟爵駕尊于長兄又安敢忽先進枉置於後位狀則山僧受先師記蒞尚在雪竇之菴何以頌古摘珠反置山僧于古南之後就山僧論之弘覺固非千百季以上之人平陽豈隔千萬里遙天之路且見聞之譌謬如此况千百季億萬里之人之事哉其顛倒錯亂有不可勝言者矣如世有不見輿薪者自謂明察秋毫誰則信之總之此書之出不過妬南嶽居青原之菴欲更張往籍置諸後位此其一也忌馬

祖有識超勝石頭必多方破壞同于其無亦其一也於乎以多材多藝之白巖苟能黽勉行道則洞宗當再起乃於紙上圖廣厥家不喪忌刺生心消諸福慧此天不惠弔我宗以致人胥爲慝可歎也夫雖狀山僧固歎其福慧應消尤傷其愚蒙寡識蓋禪門一書自五燈分輯至會元約歸以後載之南北琅函頒宣旣久壽之棗梨方冊散布猶多是以赤縣神州之內名山巨刹之中大而簪殿唐宮小而茅茨石室無在無之乃一旦以孤行剗見之書欲掩百王流通之典則衆寡之形旣不相如且從來祖室語言如鐵釘飯

百城集 卷二十一
木札羹不易著口重以百二十卷之汗漫使明敏者
閱之卒歲難窮更披以椎魯之夫將半生而莫竟矣
又物價廉則易償費浩必難酬以指月錄十減會元
之三故指月出則洛陽爲之紙貴今之號爲大統者
眎會元更十倍其五則浩廉之勢又甚懸絕抑會元
輯於禪宗正盛之肯言言酥酪語語醍醐過此以往
則真漓樸散乳少水多矣弃醍醐而求水乳人愚不
至此也故此書終必廢閣而難行其最愚而寡識者
曾不思生今反古哉必逮身我固私吾宗人亦念其
祖就使濟燈淹淹如太陽之將燼尚不宐謗生人欺
死者况復兒孫徧地故求如白巖之誣聖誹賢與戎
構怨其人或寡狀見義勇爲亦人道當狀萬有起而
評論則嚴統之禍成將恐擅改皇藏之臯又不止于
易天皇以爲天王者矣

寶鐸醒迷論四

世有弱卷之夫或遭亂世而幼小離親或遇凶季而
童髻出賣故有遠適異國淪落他鄉不知家世來源
則亦無怪其狀矣至若承襲他宗之人爲之後者竟
不問其根源從出又從而凌蔑其祖恐自有天地以
來罕有如此悖逆之人者也今之輯祖燈大統者非

乎其人雖稱瞽洞之後遡來源則自投子青出也投子從浮山開導發明又親依日久則爲浮山嫡胤無疑矣因浮山受太陽屬託爲其求人轉續瞽洞故命投子嗣太陽而投子且未睹太陽之顏面何若蓋名色嗣太陽而實南嶽馬祖之真血裔也投子之事載在禪典天下知聞豈其人而有不知聞者乎不知不聞是謂聾俗之夫豈名宗門勝士苟其知聞焉故排抑夫根源的骨之祖則與弑父害母出佛身血者何異乎夫出佛身血弑父害母罪在七遮之條千佛出世不容讖悔故菩薩大戒不論人鬼畜生但解法師

語者皆得受之獨不許授于七遮之人以七遮臯淡障重能障菩提心故也於乎清淨法門乃有身犯七遮之人濫廁其間使或上聞北闕烏臺則當褫緇赫牒以民衣衣之不可一日容于我法中也豈惟我法卽世法中亦不可容有此人蓋凡號爲人者莫不有心有心者莫不有知覺有知覺者莫不懷恩顧義使夫夫心苟猶人則應思我宗至太陽旣絕無後裔賴浮山推己嗣紹續之以至于今則濟功之在洞宗也恩實侔於天地矣忘戴天履地之恩反仰箭射之可與不可也曾不以此致思尚宜以人理待之乎惜我

法方在魔強汰弱之候故非人如夫夫者猶得肆志而妄爲耳雖狀作在心殃在身果報亦甚昭狀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尼山稱舜大孝以其德爲聖人故能以匹夫踐天子之位以天下奉其親宗廟饗其親子孫保其親故也于公治獄多平反知後世子孫必有位至三公者預植三槐於庭高大門閭以俟之其取應卒如響焉故凡欲源遠流長宗強族勝未有不自修德而圖倖致之理若夫抑人以揚己自廣而狹他我山憂漢妬雨排空恣大德負弘恩積多不善殃必隨之乃若所爲求若所欲妄意門庭高廣是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愈趨愈遠終至與崦嵫逐日者同一渴斃焉斯已矣不見世有白衣下戶地實寒微一旦皇恩寵被華萼聯翩家聲浩浩傳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乃乘鼎湖龍去于故君素所尊親者反加凌躐焉而對植其所私所好之人忘大德負弘恩未久之間父子淪亾依舊門祚衰冷如秋又不見管有太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季雖盡得其旨唯以生滅爲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有以平侍者問明安安以手指胷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

百城集 卷二十一
又中示之云平向太當死于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屬
云瘞全身十季無難當爲太陽山打供入塋平後在
太陽忽云先師霧塋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
切諫平平云于我有妨遂發塋顏貌如生薪盡儼狀
衆皆驚異平乃鑿破其腦益薪油俄成灰燼衆以其
事聞于官坐平不孝還俗平自稱黃秀才謁諸方諸
方皆不納遂流浪無所依後于三义路口遭大蟲食
之竟不免太陽之記况南嶽馬祖皆古佛再世又其
人之嫡祖敢以生滅心出書排抑之與破師腦益薪
油而焚化者何殊故山僧錄上二條以爲其人他日
果報之應驗云爾

百城集卷第二十一

弘覺老人百城集第二十一卷計五

千二百零二字戒子

元喻助刺
明幻

百城集卷第二十二目錄

建置碑銘

南海普陀山梵音菴釋迦文佛真身舍利碑崇禎九年天童記室作

禎九年天童記室作

四明雪竇山資聖禪寺中興碑順治十四年天童作

童作

敕建南苑德壽寺碑奉敕撰文 順治十七年

宮中作

西徑山雙林寺中興碑記康熙元年佛日作

金陵大報恩寺重建瑠璃大殿碑記康熙三年

金粟作
恩寺重葺
大興碑

皋亭山崇先顯孝禪寺中興碑
康熙八年平陽

作

四即經寶山資聖廟
中興碑

南無
山資聖廟
中興碑

建置碑銘

百城集卷第二十二

百城集卷第二十二

任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建置碑銘

南海普陀山梵音菴釋迦文佛真身舍利碑

明州古稱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鄞山蓋周厲王皆東

天竺國無憂王所藏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處也太明

州薄海五百里外復有山曰補怛洛迦者則普門大

士化迹所顯以佛菩薩慈因緣故故自晉之太康唐

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齡歲奔走赤縣神州之民至有

梯山萬里踰溟渤犯驚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山

處大海中爲支那四山之冠鼓涵風日摩蕩雲煙其
巘絕處爲菩薩頂菩薩頂之下爲梵音精舍當日月
晴霽則千山排闥而隱隱隆隆於青羸翠黛之中者
鄧山也熹宗天啓丙寅有梵僧至自波羅奈國見其
洞壑平坦以爲八吉祥六殊勝地莫是過乃出所懷
舍利建塔其上繇是慈網交羅海山互映矣塔高如
來身量內奉旃檀香塔一肘量黃金寶盃爲承上以
金鐘彌覆之而舍利實藏是焉初梵僧募塔平江人
莫之信舍利愍之乃顯神變爲之助發於是有見三
者一者見黑白紅色間鎔者或唯見佛身相好者或
始不見而終見如徑寸大者遂一皆傾施填委塔以
成其莊嚴妙麗類鄧山而安奉之法則舍利從黃金
盃網楞眼中投以入及禮覲則出以眎如是者再三
出之則增長數倍不可取眎焉

今上丁丑春仲余自太白來觀山中者宿咸爲余言
且請記之余曰舍利聖人之骨身也聖人神變不止
是愍世灰劣示其小者夫何足以觀聖人哉當觀聖
人韜光掩寂而舍利畱霽福天上人間互百代歷金
石水火而逾霽逾固者抑豈無自而狀哉蓋聖人體
道乎其身逢形神而一之臻夫大妙故能聖變無窮

其自書契以還薄海內外苟非聖人非聖人逢道弟子罕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豈其道與聖人異抑身夫其道者或日用而不知焉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焉是以見有虛弃依正相隨又烏怪其狀邪故佛與羅漢皆有舍利唯佛最堅不可壞而先德嘗稱真淨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嘗置鐵砧舉鎚擊之砧鎚俱陷而舍利無損謂其平昔踐履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諗余舊聞豈不以其道之故哉是以先德說法往往提唱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之旨而近世皆諱言之余恐聖人之道隱而不章故書此以告夫吾

輩之爲聖人之徒者復系之以詞詞曰東西一兩大有大導師哀世昏濁示生五天四十九載身教廣被以逮多千乃愍末學碎此金軀布爲飛煙從煙飄墮珠糝玉粒舍利式傳生人之理髮毛爪齒以日以遷矧其骸壞下飢螻螿上食鷲鷲誰閱千齡探之水火不可馮狀咨爾佛子爾見有弃聖無所捐以無捐故如春在華光色明鮮亦如甜蜜卽蜜而甜無有中邊遠矣南國誰負導師於海之堦廣顙隆準萬里懷來建此層巖嗟曰未建衆罔克知緝緝翩翩小大攸示出沒隱顯衆翕以跽咨爾佛子爾觀舍利勿以意甄

導師非二卽爾觀昔觀體見并舉心分別舍利隱矣
滿目空裕况復厝疑灰劣其思而不敬虔稽首大士
天龍之屬與其鬼僊式臨我詞我詞非給以昭萬季
四明雪竇山資聖禪寺中興碑

粵維震旦心燈岷源嵩少四傳至破頭雖橫出一枝
佛泐猶隱躍於昔又二傳而至瞿溪則得道者如林
一峯散居巖竇由是天下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半爲
釋梵龍天之宮矣而叢林之盛獨擅江西湖南者以
有南嶽青原馬祖石頭碩大之師爰居於此也自一
人指南令行吳越之識縣諸大仰而後東西二浙大

泐潢流致茲名坊顯位蔚爲五山十刹其間唯雙徑
天童雪竇最稱泐窟者蓋雪竇以顯天童以覺雙徑
以杲故也天童盛峯殿宇崇高百六十尺其他食賦
之莊碁布三州八縣旁及海堧島嶼之區當此貪殘
剝啄風火彌綸宏規莫問之秋猶能感先師一掃劫
灰而歛之燼則山川祕圖之雄可想而知其概矣雪
竇宗四明而祖華頂踞羣峰之上遊其高出雲天羅
青鎔黛不知幾千萬壘中乃霄朕洞開梵宇原隰每
每雙谿流碧異境靄觀勝焉茲絕且也虹飛雪瀑天
設巖臺雲壑幽奇珠林蒼倩所以發明王之夢煥奎

璧之章歷宋諸宗爰下敕書四十一道屢賜御製御書御袍御香御茶金寶牌師號命服免徭役禁樵采歲度僧一員守香火而宸眷不衰焉寺初於晉初名瀑布院後改瀑布觀音院至宋咸平間敕賜今額爲資聖寺其成十方院以禪宗住持者則自常通禪師始也其浸昌浸熾宗風丕振增其式廓輪奐益新者則自明智二覺禪師宣而著盛而大也後雖興廢靡常朕承累世之餘烈則昔有紹興之燬如湛修之至元之災善來復之皆不旋踵而嗣興逮入明季常通汰鼓久已停音子院師蟲幾成檁杙天龍告哀鬼神西公乃有崇禎十六季之變兵燹之餘蜂房螳室卒同紺殿琳宮雨風消歇此大人利見之機剝極復旋之兆具章於此矣於是有司議除議革龜莫告猷一昔甬越人士聞而慨歎豈可當吾世忍令四明勝區頓埋荒艸哉致有道之師坐鎮之舊觀可復也今景星巖不有石奇禪師孤風無忝二靈高道可方兩覺者乎且天童嫡胤是嘗佐密翁中興太白于起乳峰也何有其忝仙居告所以輓師之意師爲咨嗟賦感而來說汰茅堂儼臨萬衆門風險峻壁立千尋蓋師既傷雪竇運會之式微尤痛汰門人師之混濫一意

撒其部豐別開霽牖凡有來者一一與之刮皮及髓
洞根見元飲之以冰檠飽之以雪霜刀尺鑪錘之下
固固非鐵額銅頭而走聲之輩莫不自崖而返洋洋
狀太矣師不顧也居凡一十五秋殿堂樓閣與夫象
設諸天煥狀一新莊嚴畢備厥功懋矣可以配古而
舉事維艱萬難於管蓋管之燬於咸通也有士張昱
者葺之矣其崇於景福也有刺史黃晟者施田千三
百畷而佐之矣豎撒新於周之廣順盛備於宋之淳
化乾興也上有佛心天子下有樂善高門抑無事不
咄嗟可辦矣今則四方版蕩荒亂薦臻而幽艸芄狐
轉爲魔孽且有假汰產充兵餉媾茲驕軍悍將冀滿
其溝壑者矣狀豈無秉護世熱鐵之輪韋天降魔之
杵如心樸羅觀察之俊顧奉候其人者而十季之內
山海交証朝往非象弭之夫夕來卽魚服之士師蓋
與諸禪日在鋒刀頭而非坐卽臥者也乃能卽此坐
臥之中不動聲色需材則百圍之木不難壅堙山谷
而轉輸需石則千仞之岡可使奮迅龍躡而開宕雲
水趨於父事庶民說而子來非師悲願夙承慈風廣
被曷由致之於乎追還旣湮之寶所幻出方蹶之瑤
天雲老山香再起千峰寒色崑崩石落重高雪瀑飛

聲此豈尋常興建之事哉是宜文以誌之詩以詠之
用昭此山與師功德俱不磨焉於是盥沐敬虔而戲
詞曰
四明肇域三佛畱蹤天台比峻禹穴推雄回翔百里
盤結千峰星羸掩玉蜨翠排空寶坊碁布乳竇宅中
儼開圖画巧設天工岵臺插漢雪瀑飛虹蜿潭光怪
珠對玲瓏山鳴簪代宇劫咸通五宗迭主四海趨風
堂堂二覺泐中大龍霈霧泐雨式廓禪叢夢感神遊
昭格帝衷奎章煥發恩賚疊降晉元代閱千稔其種
豈無興廢曰替斯隆孰如今者泐鼓塵蒙旣侵魔孽

返貪師蠱景星將耀天假祝融一烈兵燹祓除晦霍
乃瞻啓明皎皎在東昏宵不昧六宇光汎何求爲我
以奏膚功民亦勞止歲迄荒戎罄是用憂師曰無庸
在嚴泐道光啓吾宗一十五季坐臥兵鋒我攝我化
不憚不忪龍戰於埜谷堙爲衎飛珂輓木作此梵宮
梵宮旣作萬福來同豐季穰穰禾麥奉奉功德之大
與山俱崇勒銘昭萬禩頌說何終窮

敕建南苑德壽寺碑奉 敕撰文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以設教利生無
非開覺羣迷俾明自性而已自性明則塵勞息塵勞

息則法界純真法界純真則超朕無寄故初祖之對
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朕
迷途復覺路方遙苟不導修福嚴則沒在諸苦曷
繇自振此覺帝之揚霧火宅凡以利樂夫人天者至
悉也乃後世過舉匱國窮民專求祐祐於霧祠象設
福之修且不勝其怨之鼓自蕭梁差跌以來爲世儒
口實不知幾千萬喙矣天祚有清我

皇應運爰以幼冲之年總攬乾綱削平四海幅幘之
廣奄有華戎其於敬天法祖之規致治勤民之本遠
則希蹤大禹近實鑿軌漢文語其敏求則經生未逮

推其問察則艸莖可師所以諸凡帝典王謨詩書六
藝廟堂之得失相業之醇瑕靡不洞若觀火別若素
緇尤復契慕空宗畱神祖道萬幾餘暇不廢諮參自
非霧山大士悲願夙承示作帝王何以臻此朕君臨
天下十有七季唯是日求救寧與民休息概未嘗勞
人動衆經營臺榭少侈遊觀特于順治十五季八月
指授臣工考卜南苑中相厥爽塏之地荆茲霧宇一
區中建普光明殿奉安釋迦文佛侍以韋李二天配
以十八應真并爲護世四神王殿再并爲三門司啓
闕也後闢方丈以安王法之僧尊法教也左右爲廚

庫僧堂安清衆也殿之左翼供觀音文殊普賢右翼
供地藏藥王藥上皆十方世界名稱普聞之大士所
以昭往行也復設東西二樓懸置鼓鐘於上所以號
令晨昏也朕後繚以周垣樹以塞門固不綠疎青瑣
金煌碧輝用是集福儲庥上報
聖母皇太后劬勞之德教育之恩是則我
皇孝思永長百王足法其與專求祐祐以庇一人者
不亦大相徑庭與歲在庚子實臣僧道恣奉詔來京
之明季也于昔告厥成功中外莫知

皇帝以恣學佛之徒於佛事門中爲能曉暢其故命

恣撰文紀事鑱諸豐碑將以布告臣民焉恣愚不敏
重違慈旨謹拜手颺言而獻詞曰

世雄設教開鑿蒙昧如披金鏡上智悟明識心逢本
覺卽菩提小機羊鹿詔修福慧孩幼是攜聖帝明王
霧山所屬我泐塹城徒知崇奉匱民斂怨國是用傾
豈佛註誤執事迷理世實聽熒 大清啓運雲開佛
日首出我

皇聖智生知爰在幼冲總握乾綱神武不殺懷綏以
德揀此萬方勤儉斯躬勉勉大禹翼翼漢文金玉爲
度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古訓是師亦經亦史亦典亦

百城集 卷二十二 九
墳霧源一發糟粕詩書覃求祖意萬幾餘暇日就月
將諮參不置乃知我
皇統御金輪誕從佛位十有七載部屋乾乾遊觀廢
罷猗與南苑誰輸梵宮四天來下檐阿華采像設崔
嵬金輝玉舄於皇
聖母宸躬是鞠
帝德式楷

皇心孔念昊天罔極厚地無涯德厚恩高何以報之
有覺如來乃命臣工匪疚匪棘精廬是飾以祈黃耆
以介景福以引以翼允矣我

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帝嘉恣學禪證有辭文宐朕詮恣拜稽首對揚休命
風雅典鮮眎於臣民明昭有清

天子萬年

西徑山雙林寺中興碑記

閻浮提中拔地數萬里而高出者爲大雪山由雪山
東行萬踰繕那岐分三幹而底于海堧者爲東震旦
國北氣渾雄多沙漠中氣淵夷多土田南氣清和淑
麗多奇峰怪石故仙釋之家大啓南荒極於浙地蓋
浙東有天台雁宕之奇浙西有天目兩山之勝由天

目南行至高地斷而復起縣互數十里而盤踞其上者爲西徑山山開平壤而綠疎青鎖間見層出于蒼松翠竹之間者爲雙林寺由是五峰環抱則有天掌峙其北驪珠獻其南右擎雲筆左抹蛾眉莫不奔青擁翠以來宛似蓮敷海日焉至若池開浣雲滙諸流東合澁水狀後倒嶽傾湫而下又不啻玉瀉天河矣由寺陟葑岡坐迎暉亭則西眺臨安東瞰錢唐南望江瀚俯眎集賢鄉龍飛鳳舞之山盡翔其下寺建于唐天成間有禪師景文者遙瞻瑞氣允騰雲漢因謀結廬其上開基得銅佛三尊未久成寶坊初名寶林

宋治平中敕改今額餘諸往蹟雖莫可攷狀無準雪龕天真諸老遺象巍狀俎豆其間豈非先佛之所畱蹤祖燈之所駢耀者與嘉隆以來寺老僧殘始更十方爲甲乙相傳至萬曆間復燬于火崇禎末僧愈式微里人憺焉乃以山莊安其餘衆力挽今山幢禪師居之任未有幾殿堂廊廡廚庫山門禪誦與寢興有制明軒偕淨館交暉含風之閣吐月之樓煥狀一新至于象設之莊嚴階陛之整飾疑寶林無恙豈不是過也狀而一椽一瓦罔不越崇岡踰峻嶺飛挽而上矧乎百圍之木不翼何翔千石之矧無脛安至來者

驚爲神輸鬼運而不知壯者施力巧者施能富多財者施金粟師固挂壁一瓢隨身兩鄰于市城無跬步之葺于檀信無寸菴之問卽邑中令宰挈一榼攜一觴且力卻之太爭之卒欲憑高遠眺不可得况復濫同世流曲求旺化專事競奔搖鈴擺鐸之不足鬻之以請託干求焉請託干求之不足鬻之以資緣要結焉資緣要結之不足鬻之以茶蔬珍玩焉度可以邀貴人一盼之榮傾顯者斯須之蓋慮無不効其奴顏婢鄰而折腰擁篲者滔滔天下久矣乞墦之入我桑門登壟之冒我祖胤也雖狀師固非因之子而矯節

爲斯人而厲行直性成之剛天與之骨是以十載天童親爲入室之子不詐現知識身相不指稱太白師承可覘而定其素矣竊嘗論之百丈大智以葺無任持事諸凡有志于道者一衲雲水萬里求人及乎艸屨跟斷得意歸來則石室茅齋筓籬樞戶大忘人世而已所以价密二公之訪龍山也望寒烟而進步岳頭雪峰之道過新吳也覩黃蔬流出而興嗟彼四公者豈徒羨夫名坊大刹思投託以圖安乎故住持之高踞叢林非古也大智以後則禮周樂備或廣居而蓄衆或設象以標尊于是有興修之舉狀揮金布地

一聽長者之自求多福耳初未嘗事于募啓攀緣故
爲干募攀援日征逐于城隍聚落之間以塵盆其緇
服者猶非古也效古德而居山秉古規以建置于師
僅見之顧不當表顯其人謨揚其事而風回一世哉
謨曰
迢迢天日脈流長大徑凌霄小入蒼天掌申來自日
芴撩空一劈青蓮張彤雲冉冉氣何祥寶地三災不
可戕內闕慈容滿月光景文天使發嘉藏一朝布地
檀金黃八部仍瞻覺帝坊俎豆葺修穆且莊祖燈千
載覘輝煌胡狀白社頓頽涼末世堪嗟魔力強假我

崇實甲天下而城南大報恩寺又爲諸山之甲蓋在
赤烏間吳大帝以康僧求獲舍利爲荆寺長千里所
謂建初者是也晉太康中劉薩訶又於長千里掘得
阿育王所藏舍利復建長干寺嗣後宋元代闍或章
天禧或表元興咸仍舊蹟無增廓至明成祖永樂十
季始敕臣工準大內式一擦新之賜今額爲高皇帝
后報厥劬勞由是瑠璃紺殿與金色浮圖互相璀璨
爰燭瑤天而寺之輪奐至此稱冠絕一世無與京矣
嘉靖乙丑殿毀於火以工繁費浩之故中外朝禁莫
敢問者數十季崇禎末國戚田弘遇疏請先師悟和

尙任持將謀是舉師以老疾固辭事遂寢後有舉者
功皆不竟卒及申酉之變又十季鐵山王公倡之於
奔俄而謙世提督管公和之於後未幾太官總東南
王侯宰輔所樂助者未及萬緡此都使危公有僅得
其袖卽欲成衣之喻而三宐禪師所以淡是其說也
至順治十六季

世祖章皇帝畱神祖道塋書旁午徵詔宗門耆宿入
朝顧問是歲沈君恆文亦以織造周公之勸請華山
見師之贊成直毅狀身肩其任矣隨於庚子鳩工壬
寅集事落成於癸卯之季冬曆僅四周上自象設僦

幢下及階墀闌楯煥狀一新費金三萬七千四百有
奇而君之借貸子息無與焉計工十三萬三千四百
有奇而城南五百家之助力者無與焉翻劫灰瓦礫
爲棟宇簷阿變苔莓塵土爲金碧瑠璃信夫有非常
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也君家世奉佛子弟多恂愿獨
君談諧廣肆季未三十卽威震楚吳縣金肘後矣尤
潛心內典日書雜華諸大部不輟所著詩文亦富及
滿車蓋翰苑之英起爲龍城飛將者也故說者謂君
才兼文武智足籌機勇能沒事是以有成不知四載
之中風波坎折幾憂憂虞君唯忍力守之不足則以

大願持之大願持之不足則香然頂臂祈告韋天至
所然之香與殿毀之季正等皆九十有九焉而後知
成事之難未可以才智襲也夫明當隆萬全盛之朝
邊烽不舉刁斗無聲太倉儲積至粟紅貫朽不可校
尚於祖宗植福之地愛惜金貨莫之顧問 清興十
五季戊戌

世祖親擇南苑嘉祥之壤捐金億萬建寺曰德壽爲
聖母皇太后集福儲庥及庚子工竣

上備齋行宮命恣隨喜從容語恣朕虞兵興賦重民
不堪命耳俟海內康安國用稍裕當爲名山勝剎次
第修葺不謂雀鳴子和沈君卽以是春手拈莖艸灑
埽南天徑從荒甃斷礎中扶出冠世寶坊異矣哉豈
非國運沕運同一盛衰而機緣湊合真有默司其間
不可得而思議者與增山川之瑞色啓社稷之靈長
萬衆歡騰人神叶慶顧不當綴以高文壽之金石而
昭示萬齡哉但予學媿荒疎語慚率略深厯無能行
遠之羞乃沈君固援德壽往例謂予曾奉敕撰文有
當宸衷北闕南藩何分朝市由是辭不克免謹殷重
載筆而爲之銘曰

金陵勝地實甲真丹山鍾王氣虎踞龍蟠滔滔江漢

白坡集 卷二十二 六
天塹維雄捍茲南土萬寶以通民殷戶實轂擊肩摩
居焉絃誦市也婆婆俗尚好修投誠三寶香火家家
佛聲浩浩嗟誰使之蓋在孫吳僧求舍利聿降天衢
金石爲試堅莫可鑽火騰霄漢吞飲雙丸乃徵神異
乃建寶坊泐檀旣普聲教斯張寶坊維何長干是隸
崇祀千齡引之弗替爰至有明式增式廓金碧瑠璃
準以黃閣煌煌玉宇弈弈瓊臺天宮或邁下土何來
四海趨風百神效命矧其在邇而不皈敬遂生魔妒
舞馬奔騰一經毀墜屢舉莫興非無興者適非其辰
運會之隆以待至人 清開

世祖明大文皇同稟悲願爲泐金湯長干舉事德壽
功圓何心庚子璧合珠聯雀鳴子和景陽銅山君臣
一體神氣相關明明

天子矯矯虎臣重開覺路掖我生民寶所仍還化城
再出遠近來觀儼升兜率山川輝煥社稷靈長功德
之利以佐我

皇允矣君才國之禎幹文足經邦武能戡亂道旁築
室鮮克有成風波反側何以底平君文能晦君武能
權爲謀爲忒弼肯仔肩香然頂臂昭格大神信有冥
鑒數符毀春告文紀始會計程終華美堪匹檀弓考

工君烈崔嵬我詩弘廣載之豐碑同流天壤
皋亭山崇先顯孝禪寺中興碑

洞上之宗六傳至太陽玄異苗翻茂霧根獨固故投
子從圓鑑口生而唱新豐之曲全因淮月炤得睹郢
陽春投子以後日新月盛洞宗始蕃故又四傳至真
歇了禪師則人尊而傑道大而允其允闢洞上歷朕
如日月之行天沛朕若江河之浚地宣著盛大莫之
與京矣宋高宗南渡畱神象教久嚮師名紹興間會
顯仁皇太后歸自北皇情說豫敕于皋亭山之陽建
寺賜額曰崇先顯孝者蓋愴二帝之遠巡爲劬勞而

報德也寺成特自長蘆詔師王之開堂日太后親臨
垂箔聽法兩宮崇尚寵眷有加苟非真歇之道之人
又安能感動翰堂使禪門允賁有如此邪故真歇爲
茲寺開山第一代祖茲山爲趙宋追嚴報本之坊非
獨載之文亦已傳之獻矣夫何山無寺何寺無僧唯
是荆之自天子肇之自聖師想當日崇先殿堂之妙
麗雲水之躋蹠可使五山推大十刹讓雄而無如世
間無常國土危脆歷宋元明未五百季鞠爲茂艸彼
善逝何修而功流萬世常存不朽哉我儕桑門顧不
當大發深省覃思其故與乃有傳衣高座易真歇禪

叢爲台宗祠宇忘般若之六喻塞空假之二門終焉
夢幻泡影把捉唯難其人未幾亦隨物化矣順治十
四季杭之都人士以天界盛公浪杖人爲真歇後裔
山門起廢宐責諸公相與合詞敦請狀公亦東西南
北之人任未席暖輒赴他山嗣後得公門人觀濤奇
禪師繼之遂力肩是任不以諸艱歷試衆苦備嘗弛
其淡心大願鳩工集事七季而大殿落成其餘廊廡
寮舍方次第舉興而台宗改易之家復起諍論禪師
由是徵文考獻侃侃有言而後諸賢士大夫直師而
短其人諍論乃息焉嗟嗟世流我山突兀見刺難挑
本東晉王子敬舍宅爲寺而踞張俊墓田者謂無雲
門古刹實南渡宋高宗建寺追嚴而尊台宗真觀者
謂非真歇道場朱以紫奪是爲非殺不有

世祖章皇帝詔發帑金爰命崇飾則雲門一袈裟地
非復王子敬與雪嶠大師有矣禪師此舉其卽心

世祖之心乎朕雪嶠之眎真歇王大令之眎宋高宗
則有間矣此私改崇炎講寺之亟宐反正尤不可濡
忍而少埃也朕則禪師功行應共臯亭千秋傳譚謂
之中興顯季其誰曰不朕故予旣敘次其事復系之
以詞詞曰

節彼臯亭梵宮翼翼願賜崇先親灑宸墨二聖長巡
 皇慈歸國在宋高宗興以報德 長蘆受命開山住
 持兩宮垂箔聽泐熙怡吳山奠宇越嶺獻奇真風徧
 界代有明師 際丁明季禪門日削龍象不與泐筵
 凋落他宗爰居循私改作名實俱亾流傳誤鐫

皇清啓運泐運維新歇祖奇孫泐王泐臣新豐泐令
 後先舉陳四眾皈仰共植殊因 鼉鼓鯨鐘載考載
 伐大義旣章宸奎再揭克振壽昌有允真歇燄續心
 燈輝增禪月 維咎肇建崇報慈先今茲之復紹衍
 宗傳我作銘詩昭告龍天適追來季靡有悔誓

百城集卷二十三目錄

興修記

平江霽鷺寺十方僧田記

順治九年道場山作

古齊安丘縣準提菴記

順治十二年山東安丘

縣作

重修笑岳祖塏記

順治十六年宮中作

重修城南海會寺記

順治十七年宮中作

重修石霜慈明圓祖塏記

順治十八年天童作

吳興竹溪禪智寺長生田記

康熙元年佛日作

泰興霽雲禪院記

康熙二年金粟作

陽明洞天記

康熙六年平陽作

天台香柏峰普同塏記

康熙六年平陽作

遊記

九奇遊記

崇禎十四年匡山作

涉園月室遊記

順治八年道場山作

五蓮山遊記

順治十二年五蓮山作

天井灣遊記

順治十二年五蓮山作

百城集卷第二十三

任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興修記

平江霸鷲寺十方僧田記

小釋迦之讖臨濟曰一人指南令行吳越而應之者

蓋風穴也朕自風穴後今七百載而天下之憧憧求

泐者咸於吳越乎是來豈大仰之讖有以肇之與在

明中葉祖道式微先憲朝湛朕澄師與先師悟和尚

始號令吳越間遂風聲稍稍起自先師移王天童則

學者奔走迨如水赴壑眾幾三萬指多有來自三韓

交廣外者槩稱說平江之霧鷲王者接待有方情至
順治丙戌予亦謝事天童矣又五遷至吳興之道場
山而守靜祥公乃來言于予曰姑胥城東北隅有霧
鷲寺者應院也崇禎十三季檀越某寺衆某延祥居
之卽大殿及僧房五六間爲十方院會雲水磨至則
合謀聚貲復今禪堂客舍諸寮尤苦饘粥有不饑皆
則因唯一潤師之唱募置僧田若干晦今願雖未充
事頗有緒乞師爲祥記之歸且劉之石夏以施者之
名載之碑陰庶有力者不得負而趨焉予爲正告之
曰僧奚以田哉僧也者澹然無所營于世泊然無所
介于中衣以雜碎焉而鮮華非所衣矣食以分衛焉
而煙爨非所食矣居止以對下冢間焉而棟宇榱桷
非所居止矣蓋方眎四大爲毒蛇五蘊爲怨賊六
入爲空聚故其于三界也則火宅之于身世也則夢
幻之于形骸也則土木之岑或尋求師友而浚擇身
心也則茹冰飲檠靡所辭立雪斷臂靡所吝皆或志
證真常而思息苦輪也則傷白鼠之推遷念井藤之
危脆寢以之廢餐以之忘岑或垂手入塵而悲心拯
物也則開妙莊嚴路閉三惡道門天堂地獄而皆往
虎穴魔宮而必赴是以僧之爲道尊僧之爲德備而

天人龍鬼阿須倫之族于僧有禮敬供養者莫不祐
臻此日世度他生一如大象藏龍鬪之香設若燒肯
則興大炷雲降香水雨身衣宮殿其有觸者悉皆金
色此僧所以爲世植福之田而世無與僧爲田者顧
僧何以有田哉有之自興崇三寶之佛心天子菩
薩宰官與廣行檀度之長者居士耳其始也代分衛
一精修其終也啓晏安資攘奪俾僧與俗卒陷泥犁
之苦者實田之爲厲階也田曷以記爲祥公曰大哉
言乎自今僧俗聞之將必有以大警矣是則天下精
藍之有僧田者得斯言而與有永賴焉詎曰祥之不
朽也哉予遂無辭以拒公因筆以爲之記

古齊安丘縣準提菴記

安丘多高門巨姓而忠孝節義之家首推馬氏馬氏
一宗四世祖孫父子兄弟五登科甲甲第之穹崇閨
門之雍穆麇角鳳毛之相似固矣乃奉佛逃禪則又
咸有一德何也自非善根同植悲願夙承曷以臻是
故是菴之建雖由勉初廣文與其室人孫氏爲子孝
廉諱長春者廣嗣胤而崇信淵源則自大中丞定宇
先生初發也先生廉仁徹骨簡在帝心生子北溟見
素二公同登神廟壬辰進士北溟歷官至祠部郎中

早卒勉初蓋其冢嫡云見素尤淡禪學歷官至刑科給事中以母老終養在籍二十季温清如一日甲申之變避地句容未幾掩息遺言葬骨於此以江南一杯土猶爲大明地也後順治三季出會平度州賈總憲思塞先生于勞山笑譚終日勞山道士與公相識者亦往往見之謂公非心宗有契而能若是乎矧我蕪染者流顧耽著乎歿生哉故居是菴者當觀我由四大以假合菴由輓瓦木石而禡成皆空如乾城如幻土而無實體者也誰爲能住之人所住之菴人菴不見則上絕攀緣下絕已躬狀後回光返焰冥搜力索而親逢乎本地風光焉則豈啻神遊山海將見化現無方通身手眼可改禾莖爲粟柄可易短壽作長季可浚砌下龍淵霈灑汰雨可拈印臺文石剖示全經卽我之神通爲準提之妙用奚有豪髮之間狀苟或受施生心因菴起著昧井藤之危脆忘白鼠之交侵一朝報盡正恐對耳齋餐得不貽長者之多累哉是居者有損有益建者復有利有害矣菴距城東南一里卉有高岡隆狀特起周方而四正者印臺也印臺之陰地最低窪故城西諸水咸赴於此滙爲龍淵古老相傳深莫可測而涸於萬曆季中狀秋潦未退

百城集 卷二十三 四
方舟可泛崇禎十三年始建菴其上今榆柳繇陰蔽
虧雲日青齊絕少山水此實佳精藍也

重修笑巖祖塋記

霽山正法眼藏首付摩訶迦葉六十五傳以至我祖
笑巖寶禪師寶出幻有傳祖再世而分爲二派一曰
天童悟一曰罄山修天童出大瀉學三峰藏東塋明
徑山容金粟乘寶華忍龍池微雪竇雲雀林門庵邨
賢通玄奇與忝忝鬘席天童爲一十二人罄山出陽
山授竹林豫報恩琇山茨際南澗問又五人故今寰
海宗工凡弘濟上者皆師後裔師唱滅萬曆辛巳葬

燕城小西門外汝芳羅大參實銘其塋矣李闖犯闕
國變塋幾毀賴漢萍傑公保持之厥後茆溪森慧樞
地增土垣而塋免芻牧之虞今順治十七年玄水杲
與慈璞聰共捐貲重廓地若干晦礮石爲牆中闢三
門內修房舍可寢可興規制遂爲大備聰容孫杲微
孫森與地琇之子而傑則久參天童稱角立者也

皇清啓運 今上問道崆峒徵車四出一岿報恩琇

慈璞聰首膺大覺明覺師號茆溪森慧樞地畱供御
園玄水杲亦屢蒙顧問說泐禁庭不數世且名聞京
國道契 宸衷焉抑知管在中葉宗圖九鼎係吾祖

百城集 卷二十三 五
一縷之身乎夫世運汰運均有盛衰當其盛肯能憂
虞而密挽之可使不衰當其衰肯能堅志而力持之
可俾復盛今滋盛矣吾恐其衰也是在後之密挽而
堅持者

重修城南海會寺記

都城之南有寺曰海會者初于嘉靖乙未之歲世穆
二廟咸命僧代度於此至萬曆元季癸酉慈聖國太
后復發帑金命內臣周宣范江檫其圯壞而增修之
江陵張相國爲文紀其事詳且悉矣緬維神宗顯皇
帝臨御天下四十有八載厥聲匪赫赫也厥靈匪濯

濯也朕而歲稔時和民安物阜家邦以靖壽考以寧
是遵何德哉推本而言實由聖母垂範宮壺凡百施
爲無非慈祥豈弟之仁福國祐民之事神廟唯能孝
思無斃故陰受其庇蔭而不知耳乃後世弗循也誤
聽譌言悉舉累葉所崇之象設萬夫牽挽出諸禁門
燬爲通錢焉及當陽九之厄也報亦如之語云君以
是始亦以是終可不戒與

今上受天眷命撫有萬方其于致福未索索朕也特
于我汰不忘佛屬維肯順治丙申歲久寺頽都人士
謀欲鼎新乃削牘命本寺僧走江淮請今慈璞聰公

住持是刹禪衆川趨宗風大振丁酉上狩南苑因幸寺延見聰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乃命結冬萬善殿賜明覺師號日昨上謂恣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憇璞始憇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由是觀之聰公非明道蓄德之有素何以導利人主人主顧久而景慕且殷殷不解于懷哉公住海會凡五載殿宇廊廡與夫鐘樓鼓閣之屬率煥狀一新總用金錢若干多三韓耿公樂助而檀越羅一清實破產墮家力襄是舉者今秋庚子功用告成一清念因緣之不偶

締造之維艱也丙子言記之將以昭示後人使永爲十方常住不墜風規焉庶檀膏信脂爲不唐弃云於乎劫火洞狀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矧一四天下中有閻浮提閻浮提中有大清國大清國中有海會寺劫之自世宗修之自神廟以及今之重修皆未百季也興廢圮成曾不旋踵如此欲以予言永之不亦迂且昧乎狀則如何而可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在聰公與後聰公而起者之品望太存則海會之隆替可卜矣聰公望天童悟老人爲四世孫蓋跡予爲猶祖也

重修石霜慈明圓祖塔記

吾宗自逢磨西來六傳至瞿溪則得道者如林八傳至馬祖則普天遭蹋殺十一傳而至臨濟則陰垂大對徧界清涼自此英靈蛻出本支百世奔葉芳聯此玉音所謂慧雨普施于一切宗風常勝于五燈緣衍法之獨隆斯傳衣之最衆大哉王言可爲吾宗定衡矣慈明圓祖者望臨濟七世是爲汾陽嫡子捩轉黃龍之鼻故肆譏訶摧殲諍老之鋒平空脫賺劒橫室內則戈戟叢生榜揭僧堂則波濤沸起每每一嘗泐喜的的從上爪牙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師其據

虎頭收虎尾電卷而天旋者與葑後四坐道場真歸興化建塔石霜歷宋元明以迄今上六百載鳳毛麟角鬩鬩承承復二十有七葉揆諸二五參之千七百則慧雨宗風未有如師之光明盛大者也第石霜交荆吳僻壤季湮人遠興廢不常歲在丙戌爾瞻尊公始循四衆之請住持斯山于峇香臺寶所亦越榛莽况霽塤之毀于侵伐而往蹟莫稽者乎故星霜歷重六幾經鉏耨搽鏹討乃得于寺西之原由是罄竭衣貲鳩良工礱佳石又二季而舊觀始復則公智亦盡能亦索心亦苦矣是故叢林頌公德者不曰兄弟重

百城集 卷二十三
八
黍十字則曰同心受著一儀山僧直謂髑髏眼裏春
風再動應知從葑五葉之華徧界吹開則公之福我
宗圖不綦大乎雖然無影對下黃金充國徒向南北
潭湘根尋源問何如正法眼藏滅卻瞎驢之爲愈哉
既從地倒還從地起三聖瞎驢舍公奚問哉公爲誰
祖磬山禰綠蘿望園祖蓋二十六世孫云

吳興竹谿禪智寺長生田記

吳興爲東南水鄉之國居民富而樂施故僧廬佛屋
與民居錯置井閭間殆猶星分綦布狀者狀而密邇
市里恆爲富室豪家并吞者半而富室豪家又以破

滅三寶之故卒破滅其家族者亦半獨毘治之南四
十里爲竹谿鄉中有寺曰禪智者自唐至今幾千百
季雖式廓虧矣而殿堂樓閣尚兀狀于菰蒲墟里之
中豈天龍呵護之力與抑竹谿多仁人君子踰于他
里與寺無恆產順治丙戌秋嬾牧泓上人領寺事始
節衣縮食合諸檀施之半置田若干晦用贍十方往
來且取其生生不息之義故以長生名之而問記于
予狀後歸劓之碣以示後之任此者俾無失墜亦杜
塞夫吞并之原其爲十方計長遠也悉矣雖狀予聞
諸佛說末法比丘行十六惡律儀則我法將滅十六

惡律儀者所謂經營產業畜養牛羊之類是也猶慮我儕比丘著于四大復有日中一食對下一宿之誠凡以爲此諄諄教敕者誠欲吾輩除貪去著遺身忘世務使生滅滅已而後寂滅乃始現葺耳今上人口實是營皆生滅之汰大非釋尊寂滅現葺之道奈何上人則曰佛以汰任汰以僧任僧以食任食是無僧也無僧則無佛汰無佛汰則人天眼滅眼滅人天則從冥入冥未有不墮於險惡大阬者也是故經言閻浮提中若無三寶在於世間一切衆生求輕地獄且不可得况復人天師取其中者正者以弘教汰我儕小人師其纖者末者以福人天不亦可乎予由是益大上人之言謹序次以爲之記

泰興霽雲禪院記

寶祚乏千季之國金貂鮮百葉之家世間無常國土危脆皇皇佛語詎不亶其狀哉狀世固有高人達士舍宅爲寺如晉之王右軍許玄度輩剎竿巍狀至今無恙者則本其人之願力堅強故不爲有力者負而趨耳泰興霽雲禪院者距城西六里綠埜平疇市聲不到橋流水止塵壤靡侵足稱阿蘭若汰菩提場矣初名圓通菴由戴氏思敏孝廉君始君于萬曆丁酉

歲舍地三十畷荆宇延僧爲然修計逮經申酉之變則孝廉已卽世子載甫又舉義沒于軍當是皆煢煢厥家且爲風雨飄搖奚僧廬佛屋之與有乃其媳廣道人慨狀發丈夫之志興鬻述之思更置田三十畷僧寮若干楹就金山敦請箬菴禪師駐錫其中易以水月之顏而叢社規模始駸駸有垂成之勢矣嗣後則有千仞岡公別峰秀公辛舌某公相繼住持鯨音不斷法鼓常鳴雲水來者衆漸多居漸廓制漸備而道人矢志重修行彌劬願彌堅心彌大復舍莊居一所爲中田之廬又感天心季茂才與邑中樂善之家共舍田百餘畷相與助揚激勸以成殊勝功德嘻懋哉皆可謂甚難希有者矣計菴之始自葺丁酉暨今甲辰歷季六十有八載額題凡三易住持凡五易廣殿明樓安僧可數百瑤田香界食指可三千莖艸化爲寶坊給孤過于祇對豈不荆者難成者猶不易與於乎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先賢且不謬爲許可特揭而歸諸君子之徒矧道人僅孱孱一弱媳乃能強宗不與謀悍僕不得問直鬻人之志述人之事于家國捨攘之秋使生而鬚眉當六尺有託百里有寄肯自謀身而爲方命負孤之事哉非願力堅强大節

百城集 卷二十三 十一
靡回曷以臻此今道人復不遠千里走使鹽官問記
于予者得無將來闡提之啗啄可虞思僭言以垂永
久與夫善人君子尼丘有莫見之悲當吾世得見慷
慨磊烈如道人者是亦君子徒矣聞其風有不興廉
起懦仍鄙薄以居懷且不可立天地號爲人况覬覦
三寶生破滅心其若韋天之寶杵何勉矣道人願力
堅強卽韋天寶杵當有默而呵護之者謹合掌贊美
以爲之記

陽明洞天記

杜允庭記越州有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會稽縣
治世人莫知其處輒隨見聞往往有所指屬而陽明
洞天愈晦於昔予苾屨布襪往來秦山鏡水間數矣
心竊自疑意所稱爲洞天者必據幽崑邃谷之中復
有層巒疊巘相與回合其間庶幾名實相稱苟指一
丘一壑以當天下洞天之一恐小巫見大巫將爲越
州山靄羞焉康熙四季乙巳冬予退畊化鹿屬閒居
無事得以簡校山川由是按先賢地記參而考之而
後知化山平陽卽古老相傳之陽明洞天也蓋平陽
距羈城五十里而遙舟進石岐山口則兩山對出犬
牙交插是爲平陽第一戶門遡若邪谿流千迴百折

進又三十里而至橫山之下則釣臺見焉劉青田所
謂一尖昂鎖不容鍼朱晦菴所謂石隴橫起形似雙
象交鼻者是也是爲平陽第二戶門再進五里平原
則龜雀相鬩而東西化鹿數峰拔地直接雲天矣從
右戶深入則有陽中杳谷之鄉由左闕而進歷岡踰
阪又數里至平陽溪處則彌見峰巒森聳彼蒼而此
倩者宛如芙蓉出水又儼若天冠下垂故布衣賴僊
贊之爲三山鼎峙寶殿穹崇青田贊之爲鳳閣冕旒
幾季才見其爲管贇健美有如此者及乎回翔四顧
則黃龍秦望鷲鼻斗牛山之雲涌峰之戟排嶺而重
杳岡而蜿蜒縣亘蓋數十百里焉故得麟鳳龜龍殊
霸岸嶸攢師舞象怪物崢嶸融以爲園丘者八結以
爲俊獸者七所以乍觀則應接不暇注眎則精魄欲
飛真可謂壺中日月画裏乾坤者矣若乃子敬之宅
環堵春山讌敷之家盈庭古木其岐以爲支鄉別墅
者正疑曲澗幽谿不無仙子桃華流水尚有秦人洵
矣哉千岳秀處此方爲最深也予以匹天下之洞天
恐金庭大酉霍童匡阜有所未逮况其過諸狀則鴈
門以之息駕司馬極爲賞心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號
曰陽明洞天豈不名實相稱乎哉

天台香柏峰普同塋記

葬之爲言藏也。上世掩藏死者，反以藁裡蓋淳苾未
茁之候，取遠其殘而已。中古則殮有棺，窀有槨，葬之
之道于斯，爲備後世。復用青烏家言，凡歿必擇地而
後葬，以爲地不佳，暖則風吹水劫，如蟻內侵，與殘於
狸蚶也。奚分第山川有限，歿者無窮，雖甚高門，安得
盡人獲吉而藏，矧桑門釋子，復循世間，泐與之星分
馬鬣，棋布川原，非其質矣。所以先德審昔，通變大作
方墳，歸萬骨而藏諸一穴。此叢林普同之塋，所由昉
也。天台王長海山石梁方廣之奇，金地赤城之勝，日
有僊真至止，龍象來遊，其間羽化蛻遺者，又不知凡
幾矣。豈任持茲山者，可聽其一舉而委之壑哉。擇爽
塋而普爲一塋，蓋先師密老人之夙願。今募緣集事，
相山下，吉巖其志，以成斯舉者，則蜀僧本悟，上人也。
上人職勞薪水，事先師從太白至天台，歷季最久，爲
人古貌童心，所居及與遊處，非名山絕境，高道勝流，
不一盼睐。始居天目，今在天台，皆人迹罕臻處，結伴
三人，一名大道一號圓融一字月輝，輝託生天目山
菴，爲陳氏子預告厥祥，融於虎林金剛菴立矢，然身
化火自燃，大道任華頂五十季臨終說偈，謂與上人

原是天台一夥後啓龕茶毘六載矣爪髮俱長上人
初欲鳩工未定厥壤則有異比丘者踵門麻衣草履
頽焉僂度孑狀單已殆百歲以下人自言江右來本
號雲山上人詢以形家言異比丘笑指所居香柏峰
之右曰掘此中一丈有巨石二方可起塋幢石下土
皆五色不可掘矣居數月他往後亦不知所之至期
一如其言不爽所謂異事奇人非願力感名何以致
此上人既申藻薦告成于佛復介紹西徑幢禪師致
詞四霧山長俾作記以示方來予曰嗟乎身業之起
心生爲咎耳人世百季生滅釀至積岳堆山如是則
廣掘四洲以爲窖高出切利以爲幢難藏一人一生
所報身骨况復多人多劫之所報得者狀則上人以
慈悲念起奉順心廣爲緇侶周厥送歿之道又將何
道而藏諸上人無乃更發慈悲橫揮智劍截彼念輪
則幾希乎西徑遙聞曰富哉斯言請卽以爲上人作
合尖句焉於是乎書

遊記

九奇遊記

往予二十三季并始擔簦造匡廬聞有癖山水愛九
奇松石譎怪狂叫其下三月鄰人不能忍相與諍而

開不已者予皆心薄之以爲比丘雲雀者流奚以樊
若籠哉越二季予散步開先松陰邂逅一臞山衣澤
鳥從西嶺來蹠躑過予屬天空雲淨矯首望諸嶠昂
狀金闕卉開予皆不覺劃狀長嘯而山臞徑卉揖予
刺刺詫九奇拉予遊至再因共小立問從來始見狀
耳管名而識所謂愛九奇匡公者後予因事登山爲
一過九奇公皆邁予若平生歡汲澗淪茗三四甌卽
導予緣陞循厓造絕辟指石若戶若臺峰若扇松而
蜿蜒若蚪輪茵若蓋若蒲茵者敦杖而四顧徜徉德
甚予皆爲一破顏非所嗜也自此十餘季予多方外

旣無從至九奇考石問水况又初不經心故今匡公
日夜所摩挲玩索遊目所一見咨嗟以爲冠世絕境
者予皆瞥狀陳迹矣但記山鳥竦峙上千青雲下屬
江河有如匹練挹而東趨者大禹疏鑿之江也復有
如天城寶堞屹立空際而湛狀安住者高廟龍興所
敕建之塏若寺亭若碣也過此而往則青冥寥歷委
蛇蹙縮若起若伏若滅若沒皆森瀾不可測識况記
之哉辛巳仲夏予自錢唐歸隱匡廬山居無事因爲
汗漫之遊于是復過九奇則谷之涉而入者愈深徑
之由而造者愈窈窕石之怪而剝削者愈崢嶸壁之

蘿封而蘚食者愈斑剝木之春而葩秋而實者愈芳
烈而旖旎居而洞房岳突坐而淨館明軒莫不眎荒
有加焉是日也節序温和從者皆能詩予遂因匡公
大發其天藏而博觀之凡計一壑之中左右陟降無
慮十數廻薄狀而東之西遶脈理井狀登者不再登
臨者不再臨唯覺岑岵參差頃刻異狀而藤林墜道
又皆淨瑩可鑒故益奇也俄沙彌報茶熟遂還憩首
雲軒則楚水吳山鎔如繡競交舞交亂推排入座予
方怪其唐突停梧欲問適有片雲冉冉從水口出袞
揮倒抹曠息瀾漫予既欲問忘言遂失江山所在乃
笑謂匡公曰君之九奇何如哉公擬置答予卽呼杖
揖別

涉園月室遊記

舟過峴山之西約二里許爲夾山漾漾中天水相摩
如鏡環漾皆山山炎歷亂山影參差舟行五六里皆
漾至老對隴始漾窮而谿盡焉於是舍舟而塗塗行
三二里陵廻阜曲山益龍從翠潑松篁脊端欲滴隱
隱有亭榭樓臺見於林薄者蓋潘氏天行子之園俗
所謂桃華鳴也鳴踞鹿山之菴簫篁嶺之右壘嶂圍
空層巒遶碧無幽谿而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無怪

石而有虎踞師蹲之培塿學學而堯堯無千戶侯富
饒之資而有千對桃千竿竹含風而引露是皆造物
者與天行子互相裁成而補苴其不足者也故來遊
者莫不歎其奇勝樂而忘歸天行子曰未也乃開關
延客揖客而坐于昏幽之宇窅窅冥冥客將反走天
行子曰姑待之少焉微明生于七竇室白焉寥寥如
東方之欲曙旣而漸明漸曙皎如清秋之月出於雲
衢之上華支弄景四壁垂陰悉而數之山川艸對雲
物化變寫彷彿無方客且以爲神遊蓬壺之境身入輞
川之圖似真似幻則又莫不嗟訝天行子月室之有
巧術也山翁老人乃爲之解曰非巧也由子之精神
與室之孔竅塞至而通鬱極而暢者也子不聞乎其
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矣今坐子
明軒之下淨牖之并天光非不下屬也萬象非不森
羅也狀而形弗著著弗明何也光散而不收神颺而
不斂耳狀則妙道也者豈曰萬象森羅之昭著云乎
哉心竊也者又豈曰天光下屬之分明云乎哉乃卷
皆費日入作無從又何也則不憤不悱之故也於乎
由天行子月室而通之天下之妙道其庶幾乎

五蓮山遊記

書稱海岱唯青州狀差足以當之者東武也東武之山如障日馬耳九仙五蓮皆層巒疊嶂聳翠拖藍有從來人迹未至者而九僊爲勝五蓮雖源遡九僊九僊猶含章在醅五蓮則發洩盡矣故五蓮爲尤勝從東武來遊者路自榆林谿口至寺約十里而近初稍平至一里則緣幽澗入深林林木旣翳蔚益以蘿纏蔦結愈鬱密當春芳載吐則奇葩異卉莫可名識唯辨杜鵑如血紅映遊人而已澗石大小磊磊狀有如几可坐者如榻可眠者如室可興居者如屏若障而可題可跋者有寬平如掌足容數十人者又有碣立

如老僧三五輩下而來迎者行五六里越十八盤始明廓復折而之北則一峰卓立百許丈上凌霄漢下有老屋數間隱隱依岳根則古之雲堂寺也陟陞升高數百武而後光明寺乃見焉到門卻立則羣峰峭峙衆壑攢流左聳望海右擎天柱間以燈臺玉燭羅列森秀踞中益盃一峰尤彷彿日出連山月圓當戶者寺後爲大悲岳岳之高丈不盈百登巔而俯瞰其背則獨拔千尋無著攀攬處下爲大小馬椿峰爲師子窠爲磨劔石爲硯池石面東爲蓮華峰爲龜峰爲石樓石船石門石塹石之磊傀而崢嶸者殆如林斯

立矣由大悲岳東岡而上登望海樓峰則汪洋巨浸
一抹浮青諦眎琅玕霧山諸臺島直如鳧鷖鴻鵠浩
蕩波間彼萬斛艤幢之蠕蠕欲動者又不足言之也
由大悲岳西距天柱峰之北垂可一箭道寺僧斲古
爲垣高二三丈延袤十餘丈上有亭臺閣道極其壯
麗旁開一門從門納階由階下墜復西折而南乃天
柱可登狀非側身援臂互相汲引莫能造也旣造其
巔矣則復極平曠千人可坐甲申之變賊入東武哨
兵至山鄉民與寺僧咸竄是中相守彌日環眎無由
上竟忒內有石小池圓如鏡面湛爾一泓荇藻絲絲
浮動覺有魚行其間者因憶往遊八閩道出江郎石
下人言曾有錦鱗數尺從巔飛墮驗茲益信西下天
柱復登望月樓峰則僅隔九仙一岸彼蒼此倩爭出
靄奇競相結秀下有仙人碑又下有千層塢皆峒巒
數十丈極其穹崇高出焉從望月樓南行一二里至
葑岡則延連一岫兆分其五仰眎則青天一線俯窺
則下臨無地自此至東綿互數里一如大悲岳背千
尋蘿壁萬木琳琅皆有鷹隼翔鳴岳半諸餘猿鳥之
屬宵狀絕迹矣山本舊名五塚神宗顯皇帝敕改今
名賜今寺額爲奉安御藏之所也

天井灣遊記

諸城日炤之間有山曰九仙者周方百里而廣漸河出焉河源發自天井灣天井龍淵也歲旱官民恆禱雨於此禱則輒應古老相傳有投物是中者往往獲諸海埂及鐵溝河內皆相去百餘里則已通潮汐矣歲乙未予度夏五蓮同山中人往遊焉五六里外卽溪溝斷岸蹙蹙難奔復迷道翳林莽中乃攀蘿捫葛上一高山循岡造極則潭反在下岳叟蔽虧其半殊寓目無從還步高岡南下溪澗跣足順流而西冷風吹面艸木皆腥轉一巨灣則兩岳夾連如巷計九仙

山脊之水無慮數十隴咸滙於此岿方盛夏亢旱猶尚滔滔汨汨當雷雨崩騰之候又不知其湓涌何如也巷窮瀑落空潭仍百尺蹲岳俯眎正環顧無策忽聞嘯聲傳響從者已有徑造其庭者矣則人人勇往爭先亟趨故道從岡北下如奔逆流而西僅及外潭三方皆峭壁下溪無際唯南岸稍能容足相與側身扶壁行百餘步始達中潭則岳愈昂潭益邃眎奔如巷者益狹狀溪僅及肩乃厲涉而過復從石溜中匍匐升高而後天井灣者始造焉四壁凌空高岳切漢飛流濺落天半散作微雨霏霏撲溼晴嵐潭周可晦

百城集 卷二十三
許瑩若古鏡新磨雖片葉纖埃靡畱此中者蓋溪固
莫測而寒光澹日瀼氣陰森令人立不能久予行廬
嶽天台閩之黃檗觀潭衆矣其以是爲最乎神龍式
宅厥有由哉

百城集卷第二十四目錄

跋

題血書泐華經後

順治五年廣潤作

題潘天玉所書泐華經後

順治八年道場山作

書石衲道人家藏先司空所誦梵網經後

順治

八年道場山作

書李孝貞傳後

順治八年道場山作

書李梵君傳後

順治八年道場山作

書謝氏一門五節後

順治十年維揚作

書重修梵筴大藏後

順治十二年青州作

書憨山清大師語後

順治十二年山東安丘縣作

書幼儒凌生詩後

順治十三年道場山作

書禪燈世譜後

順治十四年天童作

制書後跋

順治十七年天童作

題小李將軍画卷後

康熙九年松江九峰作

書百芳程居士法華經後

康熙九年嘉善幽瀾寺作

跋幽瀾落照之顏

康熙九年幽瀾寺作

書聖教序帖後

康熙十年平陽作

掃葉菴顏書後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御書比丘不拜君王卷後跋

康熙十二年平陽作

百城集卷第二十四

任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跋

題血書法華經後

佛如濟世大醫王隨根說法療諸病如病服藥無不
瘥病瘥朕非不歿方天宮龍鬼及人間教網羅張三
百會廣施法藥亦如是以方便說非真實稽首法華
最後譚從葑藥病俱捐弃三乘歸約一乘門彈指圓
成正徧知衣珠獲自本來有非作故成離諸過亦如
父財子克承受用無有畱礙者以無畱礙戲論除頓

教火宅入清涼露地牛眠芳艸地春光依舊本風光
所以妙根境俱忘絕朕兆聖凡景見大光中萬別千
差都一焰泐覲面何勞尋專甲大用堂堂知不知鶩
王擇乳素非鴨蓮亭亭獨出自天狀歛地天華生確
柴婀娜笑倒東風葍華一塵一佛國一國一釋迦胡
越誰云天地異不移寸步越河沙經解語能言不是
聲絲絲柳綫牽長日滑滑鶯梭織曉春一字演經無
量皆全經只在刹那宣卷窮空劫不見頭屢滿十虛
罔窺尾日用勞生卷復舒夜月晨風光陸離革囊纏
繳百千般錯過頭頭自不知伊余早歲竊知恩金刀
曾割紅蓮舌瀝血流丹書此經字字經兮字字血以
我身命卽爲經盡未來際周法界如經分布廣宣揚
普願見聞同證入今此經王誰手書力禪刺血以爲
墨光通樞火珊瑚赤七軸行行如貫珠忘軀以爲泐
如我卽如我願願力禪分身如願與經俱如空不沒
湛狀存

題潘天玉所書法華經後

天玉潘子以自善根生正信解信解佛之知見一念
相應可以長御大車疾登寶所衣珠宛在淡嗟客作
貧人王饒不餐長笑五千退席於是閉關卻掃覃思

繹斯信解之不足又讀誦之讀誦之不足復書寫之
書寫之不足更請真寂永老題跋之總之欲此七軸
琅函流敲大千之寓俾凡有善根者靡不信解受持
讀誦書寫一如潘子天玉此其心也乃申酉變革真
寂之跋且隨兵燹遄逸而潘子昔亦隱如有失歲在
辛卯予赴道峰潘子天玉始喜隨以是跋問予予蓋
未知真寂何如狀聞之先德矣心迷泐華轉心悟轉
泐華潘子果若心悟則此七軸者可以建立繇我埽
蕩繇我何有於真寂之跋哉夫潘子抑知乎從世尊
臍輪鼓氣齒牙敲磕焉而後有此三周九喻也析音
聲而求之何者是泐又從潘子手腕運旋紙墨淋漓
焉而後有此千行百帙也離點畫而求之何者是經
是則經有昔而湮泐有昔而塞跋有昔而晦而說者
之與書者蓋通往古貫來今充乾塞坤可以塵而說
刹而書熾狀而跋而莫知其竟者如此則多寶佛塢
可以掌置他方可以移來此土如鍼鋒葉如陶家輪
於真寂之跋何有哉於道峰之跋復何有哉

書石衲道人家藏先司空所誦梵網經後

釋迦文世尊舍金輪而登佛位神宗顯皇帝從佛位
而御金輪風雲匄帀王伴重重一昔同班鴈鷺之臣

咸皆世主妙嚴之輩故其列在三公九卿臺中省中者莫不畱神空宗樞衣禪室所以德行重當肯理學推名世如越之石簣陶宗伯墨池王大司空之類蓋有由狀也司空問道龍池激揚先子山僧以宗屬瓜葛竊知公之一斑逮順治己丑予且承乏大能仁寺則于公居爲甚近矣其子石衲道人復從予遊又從予得納菩薩優婆塞戒乃示予以公生平所誦梵網戒本且跽而請曰此先君司空公受之雲棲宏老人者也今某以先君之靈復從師得誦茲戒師必毋吝手澤庶幾家世傳之以爲宗器可乎予謂梵網之流通諸夏也通都大邑無在無之第自司空公以及子之身兩世矣服之無斃此則希有者或疑公與道人皆菩薩優婆塞菩薩優婆塞自有菩薩優婆塞戒此非菩薩優婆塞之戒也予謂千華臺上千百億釋迦所誦之光明金剛寶戒豈卽蓮華臺藏世界赫赫天光師子座上盧舍那佛之戒哉三世一切佛三世一切衆生之自性心地戒也心地無相而以事相求之可乎是故經言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悉名破戒者言不達自性無相之心地戒也達自性無相之心地戒則全戒而全佛矣全戒而全佛者無戒而無佛者

也於乎正言似反誰當信者使石衲道人一如司空
公必知予言之不誣矣石衲道人者字予安蓋明之
孝廉亶也

書李孝貞傳後

孔子傷明王之不作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夫鳳鳥河圖特鍾物之祥狀且與兆明王矧人
瑞而尤卓者乎在明神廟間嘉禾女子有李鳳者生
而淑媛四歲喪母卽悲痛踰常及長力肩事父任慮
以有行遠父也遂終身矢不字人父固貧儒鳳益工
女紅績紵以佐父讀如是者近四十季父迺沾重恙

鳳則默自禱天願以身代俄鳳煮藥飲父乃有青鳥
銜果落鐺中一劑以起父之危其貞孝感通有如此
者故一昔名儒碩學咸有謠詠撰著以揄揚鳳德以
予博觀黃虞之遠也漢唐之廣大也人倫生齒之浩
繁也詩書所論序史傳所紀載諸子百家所稱述稗
官小說所網羅至于仁聖賢人忠孝節義瑰奇之行
譎怪之夫顧何類不有獨鳳以幽閨女子非有黃鵠
之哀柏舟之感一根本至孝乃能捐欲廢情反常合
道有上下數千百禩不世見而鳳見之者此豈爲構
李李氏一家一邑之祥已哉明興三百季太祖以承

天啓運之聖人洗清日月釐正乾坤功實不在禹下
復以聖子神孫鬯鬯承承鳳蓋爲萬泰和氣所蒸結
耳鳳鳥河圖出豈徒狀者說者曰鳳生萬曆十季至
崇禎二季乃卒卒未二十季而明遂厄者何也予曰
此鳳所以生當其皆歿直其候也與

書李梵君傳後

節孝李梵君者嘗從予問道天童蓋甬東進士仲偉
女文玉也玉生有異迹甫離襁褓聞王母諷經輒解
義皆已知世緣浮幻有願淨修不字人矣父母強之
字一醮丘氏子卽爲夫別置媵自勤白業因夫赴省

試沒于江披髮沿江號哭三晝夜痛感人神尸爲之
出隨欲絕脰尸有親族相持亟勸復勉之以義始旆
狀念夫有孀母婢有遺胤宐爲夫存宗祧奉旨甘奈
何卽歿歿易耳要當爲其難者遂以義割情且循初
志因剪髮自比於式又摩那之剝焉故傳稱玉剛方
節孝是也狀未知玉蓋有磊落不羈之致焉玉嘗一
日在城菴聞鄉居回祿屬蕩盡則手舞而足蹈曰而
今以後始稱寸絲不挂矣此其曠懷逢識固非近代
士大夫所能勉企萬一者况義烈凜凜如彼也邪子
曰棖也慾焉得剛近代士大夫方其櫜笏朝堂侃侃

而論聲氣講戶門剛則似矣一旦賊闖都門敵臨城
下其早以妾婦之巾幗蒙丈夫之面顏何求如玉之
矢灰從夫何啻九牛而一毛哉夫以祖宗之澤先帝
之明非有甚惡於天地神祇而卒蹈覆亾之轍者何
也惡爲羣狐城衆鼠社隳而墮之所以別白是輩抑
俾幽潛發迹焉耳此則天地神祇之意也如歲有春
陽而無秋肅則昂霄之柏聳壑之松反不得與葩緣
米飾者較厥妍媸及乎歲晚天寒來風之梧葉旣飄
媁雨之丹楓亦落而是二君者始得以青青鬱鬱見
焉故玉雖賢女子使其不遭異常變故則與中饋之
里婦相較幾何國莫不願有忠臣家莫不願有孝子
狀國維多艱斯忠臣之孤芳乃著家維不造始孝子
義夫節婦之懿行式彰狀則忠孝節義之顯于岢也
其家國之不幸乎悲哉

書謙氏一門五節傳後

歲在乙酉清師入邗居民卷于屠戮羈俘者萬有餘
家獨謙氏薦生一門母女子弟後先歿者五人咸以
節著靖軒趙進士爲作誥五章紀其事足徵青史矣
狀予觀薦所著狀而知薦妻張氏當高藩困邗岢卽
與女希韞籌所以應不虞之策莫如歿長故城陷之

日女先而母後共投深井蓋其素所蓄積有漸也子于宸從井救母冀有生理不知氣盡寒泉母生則生母死則死親屍在此子將焉往此謝氏三魂與邗溝一月所以長映廣陵之濤而夜夜有清輝者也若夫長子于朝之斃凶鋒也以墟墓出幼子于陛之歸黃壤也以痛念母兄傷死非無爲節則有間矣雖朕千秋廟社豈若蒿里之重不有開城而揖賊者乎百世君臣奚啻母兄之恩不有反面而事仇者乎朝也陛也情獨何淡哉故予敬次五言大書其後將以告夫天下後世華堂邃寓之家必以謝世一門爲法焉

書重修梵筴大藏後

此藏經爲商河郡王所請奉安城中心寺者歲久屋老僧殘經之壞於風蒸雨溼鼠傷魚蠹者有半寺僧無力修理復不忍其狼藉因舍歸大覺院中適東萊張相國靜香周觀察挽余江南承乏是院乃命僧五十餘輩於中或補書者或募貲者或出手裝潢者自秋徂春凡七閱月用金三百兩復成全藏念因緣非偶而成功之難如此謹書顛末以告後來凡居是院閱斯經者幸專意護持毋外俗毋塵坌毋爲風雨鼠魚之所蠹傷俾是經永鎮山門常爲人天法藥則余

之厚望也敬稽首合掌而說偈言佛求半偈舍全身
百軸琅函豈小因珍重大家生眼護畱將泐藥惠天
人

書憨山清大師語後

憨山老人居匡阜之七賢峰寺昔余實從之納戒今
老人圓逝且三十季矣頃余謝青州大覺院事歸渡
大河以南乃于安丘準提精舍得觀老人示念外學
公泐語手墨淋漓彷彿慈容儼睹余既不勝今答興
懷復念公奔走道途而事老人於艱虞險難之中雖
老人有以服其厥心而盡瘁忘勞承事知識有如公
者亦可以風矣勒數語于左方以示後之屢翫者庶
幾見賢思齊幸無作筆墨觀焉可也

書幼儒凌生詩後

諸佛菩薩有如幻三昧善能神通遊戲往往出沒天
上人間或爲君公主持世界或爲神王宰制幽司或
以冥權示爲同事之攝則或與人爲父母或與人爲
妻子或與人爲昆弟友朋并其臣虜僕妾而爲之或
順或逆或壽或夭巧設方便開其正信使其修持卒
莫測其從所由來此佛菩薩神力不可得而思議者
也晟舍凌氏有子名正縉年甫十二童而聰慧過人

幼嬰厥父以孤子撫孀母其愛之育之不啻如明珠
在掌也宜矣狀雖就外傳槩未嘗咄嘔而嗟也一旦
有疾忽作七言近體一章從母索紙筆直劈窠書之
而後掩息焉其詞有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茅屋自
天開之句豈非以冥權行四攝者之明驗與不狀一
孩提之童耳此煙霞物外之語奚宜至哉或曰凌童
之爲開士是矣何不常住在世明以佛法開解夫母
必使其憺逝傷懷憐才致感淒其手澤肝膽交摧聖
人不爲己甚之行此復何居予謂太聖昔遙人心淡
薄當安常處順之旨語以汜汜悠悠之道將恐入而

說者未有見出而喜者已可知矣唯其愛鍾于至性
痛發乎真情而後重貲靡吝悉捐以爲之植福且徧
叩諸方亟求所以研幾乎死生者不遺餘力焉則其
利益夫母也不亦大乎故吾直謂凌童之生也有故
歿也有由而有近于佛菩薩之神通遊戲者非誣也
書禪燈世譜後

此書壽梨棗在天童其編次也在閩川蓋予取福清
吳君舊文而筆削者也流通則在崇禎四季至今甲
午凡二十有三夏而徑山之嚴統始出則又取予成
說而頒爲新條者也嚴統出而海內紛狀與之競辯

者無他以不應收天王歸馬祖之門自馬祖之門有
天王則泐眼雲門皆爲南嶽孫子矣歷來兩宗世系
青原廣有載籍可稽徒以玄素之碑夏卿之銘與之
徵詰恐狀否未知誰屬也雖狀青原不以兩宗之公
減其家聲南嶽又豈以二派之畱張大戶庭彼睦州
啓悟韶陽乃使其承嗣象骨圓鑑亦發明投子而命
其紹續新豐則南嶽且爲瞽洞雲門之所自出奚有
於泐眼之區區者如此則歸兩宗於青原而南嶽之
爲南嶽者自在也至若壽昌顯聖之先復吾宗彼所
謂豪傑之士雖無文士猶興者遡始流于涓涓尚乃
屈辱乎二老况置干未詳泐嗣之列則吾豈敢抑當
日此書之成予實無所攷鏡故爲之序曰間有說泐
當世嗣代未詳者但附于其宗之末而先師爲增一
語曰俟其詳者補之予敬服先師深長思而小子愚
不敏未之逮也或曰雙徑之爲思乃始深長矣泐虛
承存實豈凜乎若峻夷夏之防者或又曰天下有道
守在四夷嚴外而不嚴內猶之乎不嚴也予蓋未知
二說何如獨歎此書本爲不泐先德孰知其反開諍
論之端哉語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信夫

百城集 卷二十四
制書後跋

國一標名清涼著號至德下南陽之間鄧山煥奎璧
之章久矣輪王不作吾道寥寥恣生丁末運幸際昌
肯重以道涼德儉謬膺斯典自應閉藏篋笥庶幾無
辱國恩第
上會拈案頭敕書有勒石天童用垂永久之詔緬唯
皇上遇恣怡顏問道握手譚心每敕近臣傳語老和
尚審勿君王跡朕當如門弟子旅菴輩相接可也於
乎管仲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竊謂
上之知恣殆復過之狀則言尤在耳念豈忘心此恣

之所以日夜回遑而不能已於懷也所幸

先帝位階十地慧性明敏一峇因馬蹶而知解頓忘
聞雨聲而得大自在所以升遐之日付託從容尅期
坐化允爲百王足法斯可尚耳

題小李將軍画卷後

長江發岷山經巴蜀三楚已滙五湖七澤之半以成
其大流矣由敷淺原至于吳會則滔天浴日涌嶼浮
洲其間羣峰之岸立市城廬舍之錯連蓋不知凡幾
焉若夫檣影排空艣師剪浪號爲萬斛蒙艫者直如
秋葉之蕩漾夫波間而已古稱天塹維雄良有以夫

乃昭道以尺幅圖之宛狀有萬里滔滔紀綱南國之勢非其胸中有天地筆底有江山烏能辦此狀昭道卽思訓子父子皆善画又世爲唐將故昭道以父思訓之故世別爲小李將軍者是也緬維蘭亭真蹟已入昭陵豐城寶氣亦龍遊劔淵此画自中唐歷五代至宋元明迄今清之康熙將及千載卽經名家賞鑒如黃大癡梅道人輩之題跋卷後者且季垂五百而青浦汝正葉君尚能藏之篋笥不隨壁梭俱化亦一奇也予聞世德之家必有鬼神呵護葉君或以是哉書百芳程居士泐華經後

泐華一經開權顯實頓示成佛之道于諸乘中爲無上之乘于諸經中爲契經之王于諸諦中爲勝義第一諦于諸藥中爲阿伽陀起死之藥于諸寶中爲海藏摩尼之寶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者也故凡若讀若誦若受持若書寫若爲人解說佛讚是人所得眼耳鼻舌身意總有六千功德答天台智者大師誦此經至藥王品于是名精進是名真泐供養如來言下證泐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親見靄山一會儼狀未散猶是一人所獲功德如此今程君百芳居士能以淡心大願用鍾王虞歐書泐專心致志

書此七軸霧詮所謂此經復從居士筆端流出使凡
屢卷隨喜之人莫不生希有心殊勝心藉此以見霧
山一會儼狀未散者奚啻十百千萬而已哉

跋幽瀾落炤之顏

康熙庚戌夏五予遊九峰過華亭弔船子推蓬之室
禮中峰幻住之居往還武水爲幽瀾寺主西蓮上人
所館禮遇甚隆將別復命良工寫予炤畱供大悲堂
中予思古之高入如羊叔子蘇眉山之類遊蹤所及
偶爾登臨後世援入志乘遂爲山林佳話若予道涼
德儉何足爲世重輕乃上人固請不已于是援筆書
顏而志其歲月如此

書聖教序帖後

太宗文皇帝生平嗜好右軍書泐聞蘭亭真本在會
稽雲門寺僧辨才處卽名辨才至京供養細詢蘭亭
真本而辨才力言燬于兵燹太宗知不可強出俟其
還山特授蕭翼墨敕以計取之乃得進御寶玩不休
遂命虞歐諸臣善書者臨摹數十本分賜王侯貴戚
其真本竟殉葬昭陵世無見焉爲可惜耳此聖教序
帖又文皇出內帑金錢購求天下集以成文者也風
神道勁頓挫抑揚極書家之妙而雲間董思白獨病

其割截成章非一筆書就臨池者所不宐學狀觀其大小疎密宛出右軍親自繕寫况字字各有體裁學者但得其字字之法則屢布由我奚必拘于行數爲哉茲本亦宋元間物乃祝氏仲基欲予點出邵轡真地不敵懷金相贖故報以家世所藏雖予有文皇之癖狀歿以殉葬恐廢天下法物用是藏之平陽山中一聽有力者負之而趨苟能愛護珍惜則歸之其人與蓄諸夫予又何別焉

掃葉菴顏書後

虞山孝若孫居士當世裴公美也久參興福妙契真

宗所至冰玉居官三公不以易介至若孝思永長尤稱錫類歲在壬子念先大方伯墓田在破山寺後遼東雀返城是人非焉得芻牧世遠無侵計唯邀福天龍而保持之乃卽丙舍爲精舍標掃葉以爲顏僧延數輩于中晨香夕燈期于火傳不盡焉於乎使居是菴者心無任著則掃葉階除與拈華座上同一施爲功行何別苟或擔帶尚多又須掃除一翻始得此居士心也弘覺恣道人爲之劈窠揮灑者將以眎夫慎終追遠之君子必如是修持資以報本斯爲孝之大者

御書比丘不拜君王卷後跋

世祖章皇帝生同虞舜入統中華當幼冲之季爲百神之主埽蕩欃槍削平四海又復多能天縱旣貫通儒之學更窮釋氏之宗以至池臨晉帖画彷彿元人莫不汲幽造玄深臻大妙於乎非位登五地現御金輪何以能此歲在己亥爰下

天書召恣入京問道禮遇之隆邁壽安秀洎恣力請還山不忍遠別乃畱門人月誓二子開泐隆安善果俾見源源庶慰遐思故或陪宸萬善或

賜餐大內或奉

御景山或 駕臨一寺稱師兄而不名樂悞談而無諱由是 諭免僧衆禮拜

闕庭親灑

宸翰爲書此卷信乎我

皇真面稟霧山而不忘屬累者也惜中外臣民未之見耳今康熙壬子誓主天童畏掩

天章孤

上慈德出授良工壽石奉爲我泐萬世金湯恣拜手颺言恭述因緣左方用彰奎璧至若銀鉤鐵畫出入

歐虞則自有通人坐臥其下三日而不能去者

百城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引

募裝釋迦佛像引

崇禎十四季匡山作

匡山蘆林精舍募修講堂引

崇禎十四季匡山

作

募住山資糧引

崇禎十四季匡山作

募建大能仁寺鐘樓引

順治六季越州作

募齋十萬八千僧伽引

順治八季道場山作

越州雲門寺興修疏引

順治十七季雲門作

武林望江門募復護國禪院引

康熙七季平陽

銘

默齋銘

順治十三年維揚作

慎獨居銘

順治十三年維揚作

硯銘

順治十三年道場山作

又

順治十五年天童作

又

康熙四年金粟作

又

康熙十一年平陽作

題詞

宗門崇行錄題詞

順治五年廣潤作

蘭譜題詞為瑞先居士作

順治十六年越州作

規約

順治十三年道場山作

禪訓

順治八年道場山作

百城集卷第二十五

任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引

募裝釋迦佛像引

像設周秦無聞也蓋自摩騰入漢以其古先世王曰
優瑱者所摹之画氎至明帝既驚夢感良狀因命工
圖奉諸霧臺于是真丹君子之國始睹西方大聖光
儀矣狀猶粉本相傳逮桓帝建和中更用黃金寫倣
而晉世譙國戴逵復出自巧思往往注慮纍季而後
就則不第陋彼丹鉛縑素抑駸駸乎超中古樸畧而

上之自是生人福業相招遂有地中涌出海上浮來甚而雕山鏤谷家崇戶設非有徵發期會而奉若嚴君慈父者何也良以大聖明智之所著與羣生日用之所習共此固有之性本而恆沙妙德莫不彼此咸具焉者故天將雨而礎潤母齧指而子傷是皆同體之感通而世猶謂聖有殊異能巧驚若帝天此有爲非實所以來逢磨之譏而金不度爐木不度火泥不度水所以致趙州之難譬之世有遭劫而驚悸失心者雖居密室聞家人子步履聲効未嘗不戰掉彌日有智者過而詰焉知其故則坐之中庭使左右夾持

爲角貝喻張之震且歿至再至三則恬不爲怪而驚悸之疾愈矣狀不問症候之所從起槩以此法施之癆瘵疔羸之并則亦未有不煩冤致歿者也故在六朝以上人專福業其于聖也爲高遠其于疾也爲驚悸泐用鼓張角貝之術若夫世道交卷人心日以怠荒矣則泐用勸營功德妙嚴像設俾動其攀援哀慕之思此泐在補虛損實所宜用也余旣無能退廢尤病吾徒日竊竊焉先德之陳言罔知肯節之畸輕畸重每欲告之未有路會若虛上人方營聖人之像設于所居曰普度者乞余言爲引因遂書而授之若夫

舍一萬報終以聖人之法得度云者則有上人之口
在無俟予贅也

匡山蘆林精舍募修講堂引

江南之名嶽三日衡曰廬曰台雖各雄尊王長不相
亞一以金仙氏之道顯蓋南嶽以讓匡廬以遠天台
以智者狀其間泐水濫觴則又本諸匡廬故三學未
興蓮社之玄關早闢五銓未耀破頭之紫氣橫分蓋
自遠公息念羅浮大醫迴車南嶽而後玄工義匠星
散名山狀則匡廬者豈特聖賢淵藪殆亦泐海之岷
源也泉流自中子不離母是以天下泐運恆眎廬山

爲消長方宋之隆禪扉大啓天下學者不遊匡阜道
聲不著遂迄于今探玄之士正馳走廬山未艾也獨
東林改律爲禪而天下義學幾浮沉五百歲迨萬曆
間受業昧公先和尚至山葺後刹戶知有學而一肯
同慕道諸公亦互起東南稱甘露門矣先師沒能紹
明其道者吳楚之士多有之狀當副貳傳化則匡南
之蘆林遠其一也遠公河目海口齧鏃玄微洞無表
裏使鼇鉤半擿則金鱗滿載歸矣何煩竿竹重栽而
至今垂老無聞也辛巳冬予自布臺訪公察公公就
固非絕人逃世痛自養高者但所居湫隘爲方來限

而蘆林舊有精舍頗明廓方擦新則又工費告匱亦
上兩旁風無所蓋障夫比丘之泐住如雀太如雲一
對之安不再宿豈必雕牆峻宇而以華軒自適哉特
以聽衆非鳥不可巢而居也非頑石不可露而處也
故正覺垂成艸座斯登人天普集則祇園不廢如使
公忘先德弃後昆則在今爲有餘必欲坐大講堂俾
戶牖開豁固非蘆林不可揮金布地義專檀越非異
人任况興衰起廢與培天下法運哉霸山付屬迦陵
音在予蓋其旁觀者因不憚饒舌而爲公言

募住山資糧引

稼穡之于人也功重而勞輕狀猶歷寒暑閱春秋其
間風雨之所散動雨暘之所暄潤能不中道夭矣又
必霜之雪之堅之實之而後賓焉祭焉老疾焉婦子
焉歲利其養况君子明道蓄德期惠含生而朝晡暮
獲哉五天以往塹山堙谷重譯乃通故諸祖之行言
唯傳稷概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至于熊耳西歸南嶽
青原以後之尊宿或親師而筋骸靡恤或研幾而寢
食皆忘或求人而萬里風霜道路固已皇皇焉汲汲
焉殫精敝神矣迨其得意之後則長林豐艸石室茅
齋動踰數十季道尊德備不自知偶爾一言露布則

白坡集 卷二十一 五
天下響應至有不起于座而號令人天者比比而是所以玄途日闢雖今百世下而斯道廓如也所謂先遠而自他有耀者非與世衰道靡陵夷至于宋元之季道德之途不勝名利之獵于是遂有諂競苟邪冒昧而行者狀未有混濫如今日之甚者也狂瀾既倒徧界波流雖欲規以古道而少所見多所怪是以伏首寒岳口生白醜終不散以椎魯遲鈍之方關說于敏人悛士之葑乃雲外澤公從磬山來人事外聊爲舉唱遂爾傾倒者三晝夜屈到嗜芰曾嗜羊棗要皆未易解也澤公既不怪誕予復欲近予半牛咥地縛一椽焉期終身踐履斯言此其志蓋大有過人者但彼此囊空水洗未免告困高門尚非澤公心雖狀公維忞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故送公者自厓而返耳公而尚落今昔則人將保公公才智豈出今昔下哉卽或歲比不登長者狀聞黍盎聲狀端不狀夫行古道之人故敬述數語付公友俾合刺爲葑予知必有聞而肯可者

募建大能仁寺鐘樓引

妙音遐暢無處不及及而衆生隨類得解各正性命唯佛聲爲狀其次則鐘鐘以無舌之口匪說之譚弘

宣法要大者聲傳百里或八九十里雖小亦不減二
三十里若夫願力之所持威神之所被則大千靡間
刹海非遙是故精舍之必有鐘也豈曰表章法器增
重叢林如故國喬木之謂與實式開長夜之曉蟄戶
之昏警覺幽明息停酸苦焉耳狀使其庭軒是託聲
不發揚如世阨窮君子懷瑾握瑜不獲自致青雲之
上卽贖如稷契臯夔亦經綸何自以屢布而流膏澤
于無疆之域哉越城之西南隅世有名刹曰大能仁
寺者由廢而興由興而求還舊日之觀已于今歲庚
寅之八月吉日辛卯鳩工集炭陳大範模開大爐鞠

鎔合餅盤釵釧爲一金由是火候旣到一瀉而成萬
斛之鐘焉鐘成表裏無瑕徽音洪著蓋亦人天贊仰
萬戶宣傳矣第無危樓傑閣以承之不克恢張其德
用則與無鐘同先民有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
賢者當之夫蔽賢之爲不祥則顯賢之爲大祥可知
已况復震茲園音廸彼遐聽俾有心識之徒審聞性
之恆如欣己霧之不欠淡明種智同悟園常其爲功
德利濟何如哉聲傳響富是在知音君子

募齋十萬八千僧伽引

六度莊嚴施嚴爲首四事供養食供居先蓋人不得

食昔則有疋羸之患顛顛之虞口且不能言手且不能執身且不安詳命且不存活矣故施人以食者非施其食也施人以慧辨施人以安樂施人以色力并其人之性命而施之施寧有大如此者乎所以韋天語宣公律師曰世間福田齋僧第一信有由狀哉隱山上人苦行頭陀少欲而知足者也乃志募千金飯僧十萬豈以精進大願顧自爲嚴與實欲諸檀獲有世世長壽獲有世世端嚴獲有世世多力獲有世世安隱獲有世世慧辨通達無所窒礙耳豈第君子求福不回請于上人其毋交一臂焉而失之哉

越州雲門寺興修疏引

今上好善忘勢居狀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芻蕘之賤爰自戊戌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巽問尤復緬懷先德企慕葺修狀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于口殊切景仰之思及余辭闕還山尚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于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刹也雪嶠老人實發迹于斯開悟于斯闡法于斯歸真窳窳于斯喆人遂往

曾幾何昔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朕管者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此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適道際上人以興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蔽宣 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 宸衷攸尚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武林望江門募復護國禪院引

風霜野店飄泊天涯從來行路之難匪直感傷游子亦已賦託騷章矣况萬里尋師百城求法就白雲以問路屬青眼而何人雖管神足有通朕且郵亭不廢豈錢唐爲天下名區五山黛列十刹雲連是皆撥艸瞻風之輩所必登而上詢者可令其化城莫寄寶所難葺哉所以湛泊上人與其友鏡雲開士悲願同乘後先一志業于望江門左荆厥梵宮一以延納爲心任凡十有餘載而後叢林之觀畢備遂使十方龍象磨至如歸或三冬補衲或九夏養痾樂有卽次之安

竟忘煙水之勞矣何意祝融肆虐一夕之間舉殿堂
寮舍同城南之萬戶千門隨舞馬而乾沒焉先佛有
言世間無常國土危脆上人固深信無譌朕慰安四
來之念燬而益堅夫以弘慈大願已足上感天龍矧
錢唐乃天下名區開火聚以爲池壘虛空而作座再
新輪奐重現精藍自有菩薩宰官聲聞長者又何用
山僧勸發殊緣第就上人始終一德之廣心大心而
爲之申說云爾

銘

默齋銘

有引

毘陵雙白王居士遊方之外徧參海內諸尊宿其
有道之士乎朕而肝腸雪皎意氣虹高往往路見
不平未免拔劍相救當濟洞之有煩言也居士則
日掉三寸舌爲之和會盡心調燮精力亦幾頓矣
事竣訪余邗上相從兩月予智識暗短于世出世
間無所置喙所不能剗地埽除者唯日用飲食而
已居士于是廢朕自返坐忘跡聽內心無喘忽恍
朕有造于離四句絕百非之域焉因自號默齋且
請銘爲之製詞曰

齋固有本非功莊嚴備萬德充泯表裏絕邊中虛無

倚包太空六牕啓九類同羣相得恣融融四字密佛
祖曹靡因以辨來風心画竭意技窮智莫測識因通
所以黠毘邪翁唯一默墮羣宗

慎獨居銘

有引

汪君中符孝義敦仁果毅以信殆幾希乎古俠而
不侵爲狀諾者也今行季且五十矣自以少方乘
氣壯復豪矜行多忤于物理淡痛葑非知胡不夙
尤虞後過寡而未能乃揭慎獨而爲居庶汰湯新
以自警抑將顯維謨承維烈邕序思不怠耳于是
爲之銘曰

於穆道真維人之轂離道昧真人車斯覆霧轡失御
意馬奔蹴維情是征與物爲逐暗室可誅明庭有鞠
昧欺人已安所顧覆維彼哲人學非干祿克己存誠
慎爾幽獨指嚴十手眎虞十目葆合中和還真返樸
天地迴高萬有殊族德化霧流以位以育乃知道真
不行而速屨布彌綸如春滿谷矧伊象賢教之式穀
如臨深淵如集于木猗嗟汪君爾居不黷善甚至哉
介爾景福

硯銘

方嶽貢玉帛徵陪黃卷伴青燈賢與處聖與朋爾作

則永爲程兮

又

懷大璞吐華英居斯正溫斯清爾弃兮聖賢隱伏爾
出也天下文明夫是之謂山翁老石交而奕世稱同
盟也

又

枕青山漱流泉出輔世育才賢文而質靜而專宐爾
壽萬斯季

又

霧鍾山嶽質稟陽剛泐天之圓準地之方總持三教
丕贊百王我龍受之不顯其光

題詞

宗門崇行錄題詞

有序

宗門崇行錄者山陰祁仲子季超所集仲子生華
膺有曠識其于功名富貴猶掇之也當神廟臨御
萬方皆四夷百蠻罔不賓從乃聞樂審音卽知南
風不競於是遡邪谿之上流樂平原之膺膺爰構
山舍而居雜石偕麝餐霞味道因得廣讀諸禪典
見其言其行足以發藥當世者彙成是書業問序
於先老人矣後復釐爲十門謬以余於老人之門

爲有若之似遂以題詞見屬顧余內炤生平自審
皴狀鏡臨嫫母顏若之何余不敢請辭焉去秋復
移書再督辭不獲免乃屢卷從事輒綴於每門之
右門五章章四句

直心

佛法源海語心爲宗心月孤圓萬法光通由心虛僞
四生流轉况復祖關淡固幽遠雲失鳥巢月迷津渡
神有所昏智有所瞽皇皇先達胡征遂克揆厥所由
維心質直以質直故慧沼漪漣是故道人心其直
如弦

密保

孔規時習湯儆日新淑人君子懷憂終身吹毛利矣
用了須磨於皇烈祖訓也如何洞明空劫盡卻今昔
道未勝習胡不古師乃作乃輟或存或亾豁逢致禍
莽蕩招殃墮成山於增簣嗟及衣而反裳

厲操

造道維勤近仁以毅凡百有成伊誰自旣傳衣迦葉
苦行頭陀法航終古載其恩波如何我人便安是規
夫豈無說聖諦不爲恐落階級聊以徜徉水漲船高
在理何妨行解相應超朕曰祖予何言哉請觀葑古

百城集 卷二十五
三
晦養

尺蠖之屈申不廷越蒼松耐雪千齡斯拔其拔維何
濯濯霧柯上干雲日下覆青蘿器大成勉早用匪福
道亦猶狀寧維物獨欲隱彌露欲蓋彌章非厚於天
果熟自香幸而獲售終喧物論所以至人遯世無悶

高風

霧山佛汰付屬王臣彼交匪紆繫維道狗旣狗吾道
式降厥尊奭狀允護汰以永存歔嗟末季亦孔之羞
引首低眉罄折公侯胡甘而辱爰器所守冒利沽名
德不增舊麟遊霧時鳳翔天外我之懷矣於焉有在

清節

四大苦本貪欲爲因沙門釋子自古稱貧日中一食
對下一宿雀對終譚云胡致告世情麗都道味儵狀
務道于華掘地覓天魯中之叟在魯尼丘飯蔬飲水
樂亦忘憂雲霄目眎佛祖飛埃毀形守志予何人哉

雅量

仲父之功匡王定霸器小來譏神有所詫刻雕衆形
澤及萬世予之侘矣何仁何義乃涉境風得器交嬰
顏徵于色詞發乎聲寧乖汰體亦啓紛拏勿謂小疵
實是大瑕地覆天翻我亦只寧何以致之行庭無人

厚德

提婆推山謨利割截左割右塗等心而摯衆人不請
友而安之於乎佛乎何悲而慈比丘師佛當師佛心
况忍報復怨害相尋修己小嫌忘佛大悲鬚髮染衣
抑復何爲爰有至人海函山育表此用箴波旬之族
慎微

破頭往矣華鳥迸迹供來諸天洞山是斥功猶不綴
過何可嬰內省無惡君子維行尸居淵默雷聲龍見
微乎忽乎矚我如電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貴其貞顏
恆無變易一微涉境勢就頽山小德出入終踰大閑

無我

乘別大小飲水分河宗岐南北入室操戈調御善調
難調我執盧醫拱手膏肓病入我病入矣寓暖微霄
識且不逢見何能超須彌之高大地之廣眎彼虛空
終焉悵惘以空無象萬象允吞善甚至哉空獨爲尊
蘭譜題詞爲瑞先居士作

茂叔愛蓮淵明嗜菊我敬蘭卿獨生幽谷風雪餐多
煙霞味足吐而爲芳聞者神穆葉挺太阿華擎玉燭
安得君王式卿嘉穀燭炤民巖劔誅佞族皇路清夷
受天百祿

百城集 卷二十一 五 一四
規約

共住緣起

山僧任運任持早忝六山承乏隨空說泐曾經八會
闡揚今茲罷釣歸來拋盡雲山海月自應橫舟笠渡
從他淺水蘆華蓑笠長閒笑綸竿之盡卷蘭橈不事
顧煙浪以何關但念後學因循日滋于甚叢林泐範
漸次將頽挽回淡媿無能成敗坐觀非義因肯救弊
聊爲約泐三章條令斬新豈曰徒行故事勗哉仁者
幸共勉旃咨爾方來各宜遵守

一 額定人數

象王之步圍繞特尊而不見其多師子之行單已無
侶而不嫌其寡乃契經淡誠若要衆者必受衆惱其
故何也豈非枝繁則折獨開省緣一泐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哉所以在簪霧山雖甚王化其常隨大
阿羅漢止于千二百五十人俱狀皆厥突不黔不過
食昔分衛而已嗣後大泐東流震旦卽瀉山象骨衆
至三千極叢林之盛昔亦自斬荆棘闢艸萊墾土開
畚刈茅葺屋插鋤彰大用度篋顯真機初未嘗以日
用身口事事仰給檀膏也身口旣仰檀施勢必勞人
遠化而奔競生焉所以神鼎首山泐道爲天下冠有

衆才三十輩衲子非人物精奇不散登其門者蓋鑑諸此也况肯丁象汰之末人心澹薄國土耗衰奈何以毛如之德縣若之才強欲張大戶庭藪至貸積如山饘粥不鬻因而緣化四出奔競百生得不人己之間交相爲累乎故本山共住之約首先額定人數

二限定任期

夫到處求人火急乃名本色參方是故烟水百城童子之雲蹤莫定洞山九上象骨之金錫肯搖諸人果爾憤悱若此則入叢林出保社舉足下足無非般若道場矣奚必三條椽下七尺單苒看毛廝結而後謂

之計明此事乎其奈心船汜汜意棹悠悠遇傻風則飄忽無涯因逆境則徘徊不進適來吳山度夏旋往浙水經冬半歲之間三回挂搭數旬之內兩處抽單以至操存不一出入無肯正念焱爾方興轉盼依朕打失將遂一生空過寧復有成辦之期哉所以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的意如何山云此意極難若是祖師門下上根利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狀則又不得不頓定腳跟置心一處與之著力捱排矣故從長酌量次當限定任期

百城集 卷二十五 三楷定任法

夫爐頭熱自三冬臘人冰于九夏簾垂黃閣迴帳合紫羅寒當爾之昔燒尾者從此升騰心空者卽茲及第矣復更于春華秋月之候聽其撥艸瞻風徧參博訪焉此先德御衆之弘規善有加于此者乎雖狀今古人根之不齊奚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殆有倍屣而無算者焉何以知之管人淳誠今人虛僞管人專一今人間斷管人願力堅剛今人志氣昏惰管人師勝資強今人上下偷安以此較量倍尤甚矣不見仰山偉有言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維粥飯二昔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矧行偉根性日劾相倍者夫仰山偉公爲黃龍高弟太趙州雲門之世未久也根性乃爾遠遜豈我輩太聖肯遙之夫固能高超邃古而欲坐臻斯道哉則又何異蚊負山而商鉅渡河也邪狀則奚爲而可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請卽以此道楷定本山任法

四潔清三業

諸佛百福莊嚴故得多身清淨衆生十惡增長遂乃九孔常流是以欲色諸天有明同日月而光飲大千

者三塗獄種有皮肉爛焦而身毛皆臭者豈非染淨之攸殊馴致雲泥之迴隔乎狀端本所由皆是貪瞋等十惡與不貪瞋等十善爲之階差耳故上上十善爲諸佛業上上十惡爲無間業總十法界之若聖若凡或升或墜莫不由此岐分則身口意業之不可不戒懼也明矣而說者謂祖師有言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本是臭骨頭何須作工課又不見道聖名凡號悉是虛聲劣相殊形皆爲幻色如是則山葑水牯任書大瀉某僧清淨汰身豈諱爛膿滴滴貴顯超方作者直須異類中行於乎是謂不學而混絕學語言在根而作歸根證據矣第恐木刻鷓子不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弊艸何哉殊不知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者蓋由凡而入聖之梯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且著破爛衫者乃自聖而之凡之謂也事相天殊混殺奚可故于行法之中尤務潔清三業

五敬慎威儀

夫三業聿修則俯仰身世無所負虧寧維梵行清白來報莊嚴抑宿霧潛消重昏自廓卽此心月孤圓亦可披雲一嘯矣狀白玉以無瑕爲美黃金挾鑛爲類滋多豈大閑不踰小德遂無妨其出入哉夫涓涓不

息終成江河兩葉不忒將尋斧柯諺規剪爪宐侵膚
易訓履霜堅冰至皆言其漸也漸不可長長此安窮
必也動容周旋中禮乃名盛德之士乎如使微過無
愆則胆膊釘簾亦失之小者何以雪峰記其來衆有
千中無一人禪子而宗靖後受錢王供養迨在六通
果有衆千人皆三學講誦之徒卒如其言無忒也邪
詩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詎不信狀乎哉故叟勗諸人各當敬慎威儀
衲僧行履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如火消冰泯絕
心迹固宐捧足諸天失路尋伺障蔽無門奈何哉東
觸西觸犯苗犯稼豈無律儀曾畫地爲牢之不足于
是增園土設囹圄張泐令以繩之此豈太平景象
也哉朕狂象肆而無鉤騰狼麋而得剗則又不得不
卽其太甚者曲爲防閑耳

禪訓

老歿至近佛泐將滅善來仁者希聽讜言夫念生歿
苦發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無上覺非千聖出離之本
致乎以迷自心無依住本無性妙理取相生著以著
因緣起貪瞋癡乃至造無窮生死業報非三界衆生

浪流終古往而不返之由來乎所以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土三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間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季之內種後世身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間無空地况人身難得異類恆生是故提謂經言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鍼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鍼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言盲龜值木孔皆皆尤可遇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鍼投海底求之尙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舍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泐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是知風燈命脆胡蝶夢長電景露華詎堪玩愒又復林林萬井總總羣黎幾人于此念生死苦發菩提心卽發心矣而良導難逢他岐易惑不見雜華經云一切世間羣生類尠有欲求聲聞乘求緣覺乘轉復少求大乘者甚希有求大乘者猶爲易能信此泐爲甚難安似爾我得在宗門以一念相應慧直開如來頂眼朕不假方便唯記已參諸仁者無始皆來波流苦海無益之

事尚以行之况有恣于此能令一期之內了辦己躬
又復推託無由假令千劫流連會須自己著力何不
盡此一生早求解脫夫有成佛作祖之勝因如此而
不知求有將來舍身受身之劇報如彼而不知避是
尚得爲人倫有識之徒與誦大集淨土之深經可教
石女寒心衣毛卓豎審提謂處胎之梵說將恐木人
號泣聲震大千如此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真吾
末如之何也矣

家訓

周自后稷教民稼穡開萬世粒食之源又得公劉古
公世濟其美王季文王忠厚開國所以上世三十上
年七百暴秦以武威併天下治驪山築長城虐用其
民不休未及三世身弑而國亾矣夫有四海者且如
此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我宗祖德自瑞泉公始顯公
布衣樂善好施雖乏黃金布地至以升斗濡鮒魚則
勉力以行弗怠也生我父韞所公博學無所成名朕
其處躬則質直義讓爲人排難解紛臨財無苟得我
母賴孺人溫恭慈惠濟律禪思孝養霜姑羅太母四

十餘年中外無間言生汝伯祖元孺公洎僧兄弟二人我生汝父後卽弃弟子員事釋和尚得法爲天童密老人嗣八住名坊闡化二十餘年一以惠物利生是念未嘗厚己薄人順治十六年蒙詔入京留住齋宮八閱月論道之餘肯廣忠益深契宸衷濫膺弘覺師號得請還山年已從心汝父出嶺來省不期汝父病沒適山僧已卜越州平陽爲菟裘之營矣因葬汝父朝山之陽舊名顯聖又名東化鹿此山千峯萬水簇擁攢趨故朱晦菴留記曰雲門之首有石龍橫起形似雙象交鼻號曰金鎖鐵門之象主貴在內五里

平原龜雀相繼七獅八墩盤環俯侍或昂焉或仗焉或左焉或右焉躊躇不出宛如轅門之隊伍咸在而不失其次參天筆峯名爲顯聖之山玄武壓衆龍虎重迴飄揚數峯鼎足而居有福人而互乎福地管教冠冕而奕世賴布衣又曰寶殿龍樓鸞鼻東三山鼎峙勢穹崇攢獅舞象立龜雀靈神卻從天上落東西兩化分雌雄玉堂端坐五雲中火木水金三之一須知不是尋常格劉青田亦曰南觀文筆插天齊卻是西風展大旂負軸神龜從北拱搏雲靈鶴向東飛大勢飄飄成鼎峙衆砂展轉盡環溪文武俄朕登紫閣

東西兩府世朱衣不信但看水歸處虬龍怪物守前
扉山川果爾有靈三十年後汝宗必顯但賤貧易守
富貴難尻山僧每見簪纓之家內訐惡友外縱豪奴
居官則措克生民休里則侵凌宗儻甚而流連聲妓
嫵惑豔妻及乎福盡一朝身亾家破子孫存爲傭保
者且無幾矣汝其秉山僧遺訓傳先後裔當鑒前車
母蹈覆轍景仰上世風規載篤高曾餘慶忠於汝國
孝於汝家惠以周人仁以濟物且三寶爲世福田猶
互弘護昔呂公蒙正爲宋丞相晨興必祝佛曰不信
三寶者幸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於朝外護佛
法故猶子夷簡孫公著及好問用中輩累葉公卿咸
崇奉宗門耆宿矧化山之地從三寶中來乎苟世德
之不愆豈天心其遂去于以發此山之祥未有艾也
否則富貴臨汝反招覆亾之禍可不畏哉可不敬哉
倘子孫繇昌可分一支來越居守兼護山僧靈塔又
囑在

康熙五年丙午嘉平月朔有十日七十一翁弘覺恣
老僧付葬孫謹藏

古韻甘芳新韻蘇

款烈正平兩字真平凡

韻五

陶子海嶽昌可外一支來

萬山曾露春

次不慈甘天必其後人

入平未百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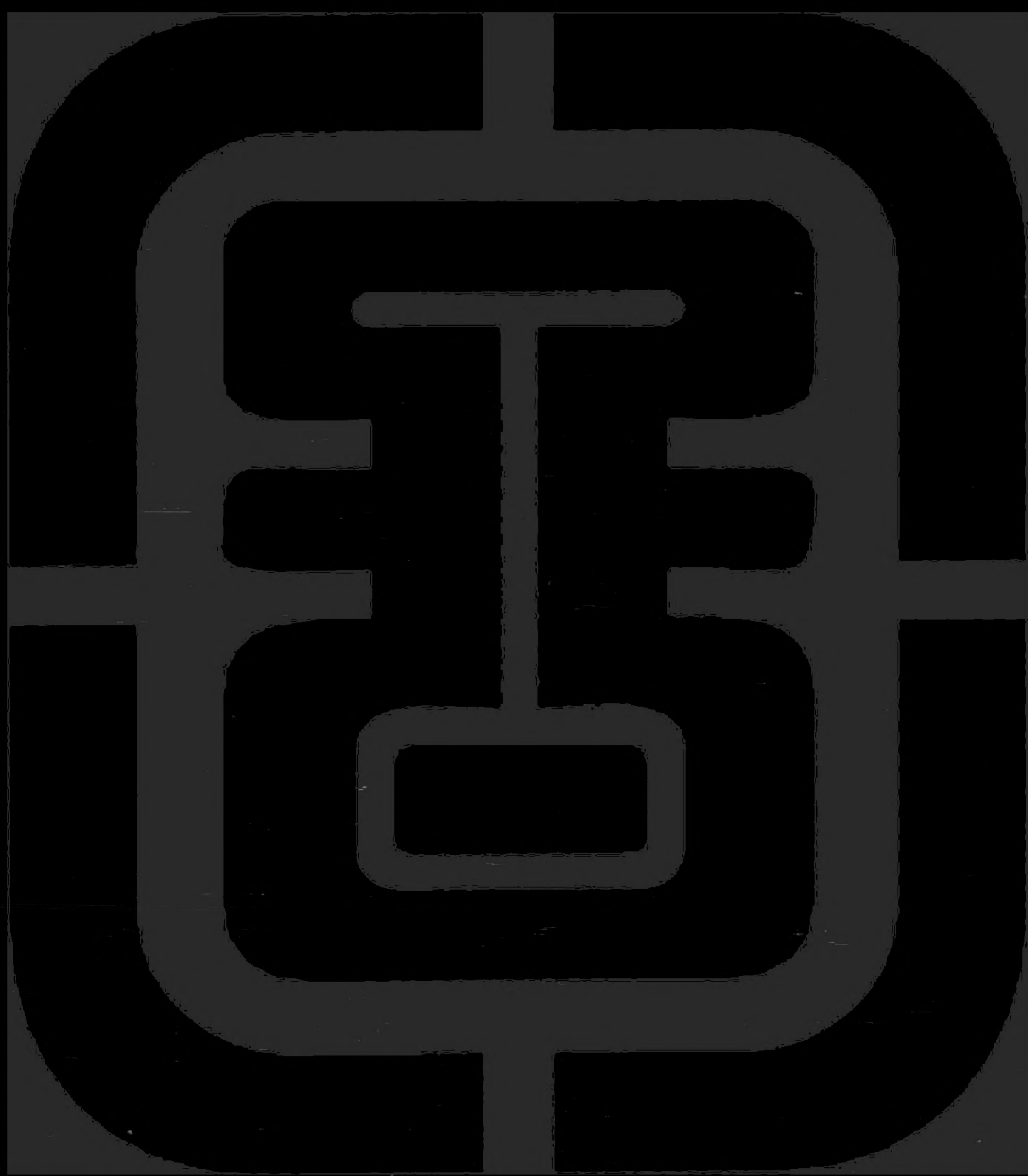
崇奉宗門

六平尚世

公對當于

義公職





~